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源流史略

張臨生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內容提要】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公、私收藏，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歷史，經過千年的傳承、分合、流轉、播遷，沿續至今，且更華長茁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絕大多數得自清宮內府的收藏。清內府文物曾有部份移存奉天瀋陽故宮及熱河行宮兩處。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被推翻的滿清王室受到優遇，仍住在紫禁城的後半部，即明清皇宮的所謂內廷裡，享受中華民國對待外國君主之禮的待遇。

民國三年，內務部設立古物陳列所，將瀋陽故宮、熱河行宮、頤和園、靜宜園的文物，包括歷朝鼎彝、書畫、陶瓷、雕漆、織繡等，及南薰殿所藏的歷代帝王圖像，都移入故宮外廷的文華殿及武英殿陳列展出，始具博物館的雛形。【註一】民國十三年，攝政內閣開會，決議清廢帝即日遷出皇宮；並組織「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清查清宮文物。十四年十月十日國慶，在清宮原址成立故宮博物院，明清皇宮內廷的宮殿建築、度藏的珍貴文物，往日宮苑森嚴，私於皇室，於今開放給世人觀賞。內廷文物，再現世間。【註二】（圖版一）本文主旨即在介述故宮收藏的源流。

民國二年，教育部設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於國子監，五年，以清代宮殿端門到午門一帶房屋為館舍的歷史博物館成立，以清內閣大庫所藏的明清檔案及國子監太學祭器為基本藏品。【註三】清高宗乾隆皇帝倡導從事國子監禮儀定制及修建齋舍，乾隆十四年曾頒新造祭器給國子監，鑑於前代以碗盤木磁之物充作祭器祭孔，不符典制，乃將祭器全部釐正，重加審定，

以青銅簠、簋昭示神明。乾隆三十四年，重修國子監文廟完工，又頒內府珍藏周代銅器十件（圖版二）、玉器兩件，又添禮器、樂器及雜項等，於是典章美備。〔註四〕這些文物都成為歷史博物館的典藏基礎。

北伐勝利，國家定都南京，庶政革新，諸凡待舉，創建規模宏大的博物館也是計劃之一。因應自清末以來「夫學不可以無徵也」的觀念，要睹器而識其名，考文而知其物，需賴博物館作學校教育的後盾，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於焉成立。〔註五〕民國二十二年，前文提到的古物陳列所收藏及歷史博物館文物，均經開會決議，撥給中央博物院。〔註六〕又價購劉體智善齋銅器收藏、容庚頌齋銅器收藏等，以為充實。〔註七〕

民國二十年，日本在東北發動侵華戰爭，華北局勢日趨危險，北平亦岌岌可危，政府以故宮珍藏乃歷代文物菁英，不可無適當的安全措置，畢竟戰事如果發生，國土失去，可以再恢復，文物一旦失去或損毀，將是萬劫不復。於是令故宮博物院同仁挑選文物精華，預備南遷，躲避兵災。特別商請有經驗的骨董商幫忙裝箱，他們精於此道，木箱塞得緊密堅實，如此文物不易碰撞碎裂。民國二十二年春，故宮藏品、古物陳列所及國子監文物，一共裝了將近兩萬箱，分門別類，計銅器、玉器、瓷器、珍玩、書畫、文獻檔案等，分批運到上海。〔註八〕在上海存放了四年，其間重行清點文物，歷時三年，並編存滬清冊，書畫部份並逐件在曄幅上鈐蓋「教育部點驗之章」。（圖版三）民國二十四年底，曾挑選了八十箱文物精華，運送到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轟動一時。〔註九〕二十五年底，南京朝天宮的庫房建成，存滬文物皆運到南京。不料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八月烽火蔓延到上海，南京危在旦夕，原先計劃在南京辦展覽的活動告吹，眼前又是文物安全的問題。政府決定遷往重慶，文物也在二十六年底，歷史上最慘的「南京大屠殺」前夕上路，分由水、陸，載運川黔；由長江水運到長沙再至貴陽、安順；由火車經寶雞，再用汽車越秦嶺，經漢中運到峨眉；由長江水運到漢口，再經重慶到樂山。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也西運四川。戰爭時，運輸工具是大問題，車輛、船舶的供應困難之外，隨時有空襲警報，旅途上有說不完躲避烽火硝煙的故事。例如運抵長沙的文物暫存湖南大學，待此批文物剛離開長

沙往貴州行時，湖南大學即遭轟炸，國寶毫髮無傷若有神明護持。當時主持與執行遷運的同仁都有高度警覺，風聲一緊，即不避艱苦，晝夜移運。【註一〇】

抗戰勝利，大約花了兩年功夫，文物陸續運回南京。不幸的是半年後，徐蚌會戰起，共產黨直接威脅南京，於是民國三十七年底，從文物中再選提重要者，分三批，倉皇運來台灣，一共近四千箱。【註一一】先存放在台中的台糖倉庫，因海島多雨，氣候潮濕，惟台中乾爽，較宜存放。後來在霧峰鄉吉峰村的北溝山麓，依山建山洞庫房，妥善存置，並興建一小型陳列室，輪流展覽文物，開放參觀。並在民國五十年春，選提二百餘件精品赴美國作巡迴展出。【註一二】文物遷台，北平故宮博物院與南京中央博物院兩院成立聯合管理處，直到民國五十四年，兩院合併，改稱國立故宮博物院，遷移到台北士林外雙溪現址。中央博物院的熱河行宮、奉天故宮收藏及國子監文物多屬清宮舊物，溯其本源，兩院合併，基本上是清宮收藏分藏之物的延津之合。這批清宮收藏的精華在三十二年間，間關萬里，走過顛簸歲月，才又在世人面前展示出來。

按我國宮廷之有收藏，由來已久，先秦不論，以西漢言，漢武帝嘗創置「秘閣」，以蒐集天下法書名畫，並藏有「故銅器」，博識如李少君，能在武帝坐前侃侃而談，指出此乃齊桓公作器，後經查驗無誤，使武帝驚服李少君的鑑古有道。【註一三】由於自古以來的發冢掘墓，出土了許多古代遺珍，漢朝人或已有收藏古器的嗜好。【史記·貨殖列傳】講到各種發財的行徑，掘冢姦事竟也佔一席之地。【註一四】西漢宗室梁孝王曾藏有商代銅尊，甚為寶愛，告誡子孫世守典藏。近年在江西南昌老福山出土的西漢墓葬中，竟然發現商代銅甗。可見西漢朝野收藏古物的風氣。【註一五】

六朝隋唐王室的收蓄、散亡略見於《歷代名畫記》。【註一六】宋代文治，太宗（統治期九七六～九九七）欽明濬哲，富藝多才，嘗曰：「朕聽政之暇，未嘗晝寢，讀書寫畫，日得其趣，開卷見前代廢興，自為鑒戒，其未聞未見之事多矣：

：。」「〔註一七〕曾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蹟圖畫及民間圖畫。」「〔註一八〕徽宗（一一〇一—一二二五）尤其鍾情於此，他能詩、善書，繪畫方面的才具更高，可算是詩書畫三絕的奇絕陛下。（圖版四）徽宗書法，卓然成家，號稱瘦金體，筆勢勁逸，鋒芒畢露。又習將法書納入畫面，成為構圖的一部份，如院藏「蠟梅山禽」圖。（圖版五）「已有丹青約，千秋指白頭」，似乎透露出徽宗和繪畫藝事定下的千古盟約。」「〔註一九〕畫軸左方有「宣和殿御製並書」，款下畫押，一般人均釋讀為「天下一人」，徽宗確可當之無愧。徽宗踵繼先祖志趣，雅好收藏歷代書畫，內庫的法書、名畫分別纂輯為「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共約七千多軸。」「〔註二〇〕今院藏北宋初年黃居寀的「山鷓鴣雀圖」，曾著錄於「宣和畫譜」。（圖版六）畫的構景承繼自唐代的花鳥裝飾圖案，亦和北宋范寬「谿山行旅圖」構圖很接近，重心在畫面中央，棘雀和巨石、雜卉、枯木都置於畫面正中，山鷓鴣為前景，立於溪邊大石上，鋪陳為豐富的畫面。大石用焦墨逆鋒乾擦，目的在塗出山石的陰暗面，是還沒有形成定型的皴法之前，相當早的作風。整幅畫的繪畫意念，具有刻意求真的味道。畫軸上下兩端裱頭均短，徽宗橫題「黃居寀山鷓鴣雀圖」簽，畫心左右下角各有一方「政和」及「宣和」印，應是標準的宣和裝裱形式。金兵陷汴京（開封），這幅畫未入金朝，當是流落民間，元時才再入內府，因為畫上有「司印半印」，其全文是「典禮紀察司印」。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始置諸司勘合，掌管書畫庫的典禮紀察司，點收元代故宮文物，點驗書畫時，清冊與畫件並列鈐印，留在畫上的是印文的左邊。（圖版七）此畫極可能係收自元內府。同時此畫一直到清乾隆時，都無民間藏印，且編入清皇室書畫著錄「石渠寶笈」初編，因此「山鷓鴣雀圖」極可能是由明故宮直接歸入清宮。」「〔註二一〕換言之，此幅宋初花鳥畫，僅於南宋時一度流入民間，元時又入宮掖，歷明、清兩代，可稱得上是流傳有緒的一張名作。院藏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遠宦帖」、唐玄宗「鵲鵲頌」、顏真卿「祭姪文稿」、徐浩「朱巨川告身」、吳彩鸞「唐韻」、孫過庭「書譜」、懷素「自敘帖」等亦均見於「宣和書譜」著錄。」「〔註二二〕千年以來，迭經兵火浩劫，這些書畫巨蹟散入民間，皆又在清康熙、乾隆之際，回流入宮。所謂有神物護持，故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也。然則當年宣和內庫珍藏前朝書畫七千餘件，今存百不及一，耗散淪棄之數，着實令人痛惜。

宋代設畫院，規模廣大，人才薈萃，徽宗尤用心於惟美的花鳥畫，致力於實景寫生，對畫院的畫家有很大的啟發，同時

每隔半月，必提出御府藏畫兩匣，給畫家觀摩、指授，使北宋畫院成績斐然。【註二三】仁宗朝畫院畫家郭熙的「早春圖」、崔白的「雙喜圖」、徽宗朝畫家李唐的「萬壑松風圖」，李迪的「狸奴小影」等，件件精妙，皆在院藏。【註二四】

吉金之學也盛於宋，宋初帝室藏器極少，到了仁宗時（一〇二三—一〇六三）所有的三代銅器不過十餘器。【註二五】徽宗右文好古，不獨收蓄書畫，並且蒐求天下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爭相呈獻。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徽宗喜好鼎彝，舉國乃競掘古墓，求取寶物。【註二六】在昇平的年月，儒臣公餘多用心研究古器，追跡古文、討論訓釋、考訂古代的制度、古器演變的軌跡，儼然成爲一種風氣。形制之學，大凡觚、爵、尊、鬲、鼎、甗等禮器器名及功能的考訂，皆定於此時。【註二七】

宣和五年至七年（一一二三—一一二五），徽宗敕編、王黼提調，重修完成的「宣和博古圖錄」，共收集內府所藏八百餘件青銅器，每器皆圖繪器形、花紋、銘文，記錄尺寸、情況等，十分科學，完全合乎現代著錄的規格標準。【註二八】院藏父癸鬲鼎，即見於「宣和博古圖錄」。【註二九】（圖版八、九）據翟耆年記載，徽宗曾在崇政殿兩廊陳列古器，招待群臣參觀。【註三〇】而蔡京亦曾記錄政和二年（一一二一），徽宗在後苑太清樓召宴蔡京、何執中、鄭紳等大臣。太清樓爲退朝宴息之所，裝潢樸素，無金柱玉戶，無雕樑畫棟，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壘等。（圖版十）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又召宴諸王及群臣蔡京、王黼、蔡攸、童貫等於保和殿，兩挾閣無綵繪侈飾，中楹放置御榻，東西兩間陳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玉，予大臣們觀賞，夏商周尊彝，漢晉唐書畫，皆由徽宗親自指點，說其原委。【註三一】

徽宗收蓄古器，除了賞翫，也用作制禮作樂的範本。政和二年設禮制局，用古器爲式樣，鑄造新器。【註三二】除了作祭祀、入太廟之用外，也賞賜大臣作家廟祭器，如院藏政和六年鼎。【註三三】（圖版十一）又創制新樂，稱大晟樂，照宋公成鐘形制，鑄製成套的大晟編鐘。【註三四】在院藏銅器中，大晟編鐘今僅存蕤賓鐘（圖版十二）、夷則鐘兩件。（圖版十三）【註三五】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金人攻陷汴京，北宋兩百年積蓄，爲金人畢取，宮廷珍寶、書畫、禮樂器物裝了二千零五十車，北運燕京，北宋皇室的文物重器經此浩劫，再次星散。【註三六】而在正隆三年（一一五八）海陵王下詔，平宋、平遼所

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爲妖變，全部應銷毀。是古器的又一場災難。【註三七】

宋高宗（一一二七—一二六二）憑長江天險與君臣合作，建立南宋政權，偏安臨安，即今天的杭州。靖康之變，群工南渡，宮中遵舊制，依舊設畫院，置御窯。郊壇下官窯用紫金土做坯胎，質地細，呈灰黑色，敷以粉青釉，胎薄釉厚，溫潤端整是其特色，今院藏有百餘器。【註三八】徽宗朝畫院畫家南渡者，如李唐、馬和之、李迪、蘇漢臣、李安忠皆歸隊，奠定了發展的基礎。寧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理宗（一二二五—一二六四）也都雅好藝術，劉松年、李嵩、馬遠、馬麟、夏珪等皆能在畫院有所發揮，院藏文物中他們的作品相當不少。在尚無攝影技術的時代，需要張掛皇帝后妃肖像或供奉祖先遺容，惟有賴傳真寫照。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二二），於景靈宮供奉太宗以下帝王畫像。神宗咸雍四年（一〇六八）又擴大盡奉帝后御容。帝王帝后圖像的繪製，也是畫院畫家的職責。南宋理宗時，畫院畫家馬麟奉詔繪製先聖圖像，理宗親筆楷書敘贊，而今院藏伏羲、帝堯、夏禹（圖版十四）、商湯、周武王等的畫像，與北宋、南宋帝王帝后像（圖版十五、十六），由宋而元而明而清，一路在內府傳承，雖經世變，皆能完好的留存至今。【註三九】

紹興年間，宋高宗也積極的搜集北宋內府流失的文物。蓋金人不甚重視古物，汴梁所掠，半解上京，半充分賞，而南宋之君臣正以重價懸購古器，故北宋內府及故家遺物往往萃於榷場。【註四〇】畢良史（一一一五—一一五〇）乃紹興初進士，少遊京師，買賣古器字畫之類，頗有心得，綽號曰「畢骨董」，後來爲高宗搜求古器書畫，得寵幸，官至直秘閣知盱眙軍，但爲方便在盱眙榷場爲高宗大肆收購。【註四一】北宋時宮中器用不外瓷器、漆器與銀器，然尚未特別集中某地燒造宮廷用瓷，多賴地方的貢瓷支應。浙江越州青瓷、陝西耀州青瓷、江西饒州青白瓷、河北定州白瓷、河南禹縣鈞窯等都是宮中使用的器類。徽宗即位後，不滿意定州貢瓷有芒等原因，命汝州就近造青瓷，擷取各窯之長，如越窯得自金銀器、漆器影響的簡潔造形，鈞窯的乳光釉，配以米色的胎骨，泛出淺粉色調，予人醇厚的質感，汝窯的燒造僅在徽宗朝，不超過二十五年，加上它溫潤如玉的釉色，柔美簡練的線條，使它在中國瓷器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註四二】（圖版十七）汴梁失陷，凡人

間所需之物，皆遭掠奪，南渡後，宮中已無汝窯器。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高宗幸清河郡王第，張俊乃進奉商周鼎彝古器十件，徽宗御用汝窯酒瓶、香爐、盃、盞等十六件。還有曾入藏北宋內府的書、畫十九種。另外，瑪瑙、玻璃、漆器、玉器、金器、匹帛等甚夥。【註四三】高宗的好藝蒐求，並臣工的獻納，至寶遺珍遂有部份回歸。

元代內府藏品的主要來源，是南宋內府的舊藏。南宋末，宋主不戰而降，因此杭州宮內的收蓄未經兵火。【註四四】至元十三年初（一二七六），伯顏（一二三七—一二九五）入臨安，封府庫，一切經史子集、文字書畫、筆墨紙硯皆由秘書監掌管。【註四五】當年冬天，圖書禮器并北送京師。元在立國之初，規制尚未完備，且爲了炫耀戰果，乃允許「京朝士假觀」，王恽（一二二七—一三〇四）入秘閣披閱竟月，如入寶山。並將所見二百多幅書畫作成簡單的記錄，曰：「書畫目錄」。我們可以看到若干書畫始終存儲宮掖，如前文提到的唐孫過庭「書譜」、懷素「自敘帖」及宋代帝王后妃圖像。「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后李氏，用紫色粉，自眉以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頰。直鼻樑，上下露眞色一線，若紫沙霧者。」【註四六】王恽這般描述與院藏南薰殿圖像中宋眞宗后章懿皇后像完全符合。眞宗后頭戴九龍花釵冠、身穿翟衣帶綬，玉環玉珮，按圖覈實，這是研究服飾史的第一手好材料。【註四七】（圖版十八）

元朝皇帝惟文宗（一三二八—一三三二）漢化深，且能書、能畫，風雅嗜古，四方購納。（圖版十九）天曆初，建奎章閣，分爲三間，南間以爲藏物之所，中間學士諸官候直之地，北間陳設秘玩古物，作文宗燕閒之居。如此格局很像書房，也似私人博物館。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爲奎章閣學士，柯九思（一二一二—一三六五）爲鑑書博士，從侍左右，討論、品鑑內府所藏書畫。【註四八】如曾由金內府收藏的五代趙幹的「江行初雪圖」，即經文宗評等爲神品上，鈐蓋「天曆之寶」印於右。（圖版二十）另外如關仝的「關山行旅圖」、徽宗的「蠟梅山禽圖」、蘇軾的「寒食帖」、宋人「梅竹聚禽圖」等，皆鈐印「天曆之寶」，今並在院藏。【註四九】此外，元文宗的岳母，武宗的妹妹，仁宗的姊姊祥哥剌吉（約一二八三—一三三一）就是有名的皇姊大長公主，亦雅好收藏。皇姊收藏書畫的來源，至少有若干是得自皇室的妝奩。【註五

○「她曾召宴儒臣雅集，酒闌，拿出所藏書畫請大家題跋於後，袁桷曾作「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一文紀念。院藏宋黃庭堅「松風閣詩卷」，卷後即有當時至治三年（一二〇七）與會的十四位名家題跋。〔註五一〕（圖版二一）另外院藏南宋劉松年於開禧丁卯（一二〇七）所畫的三幅「羅漢圖」，也曾由大長公主度藏，畫上鈐印「皇姊圖書」印。〔註五二〕元順帝（一三三三—一三六七）對藝術亦頗愛好，當時也收藏了宋人「枇杷猿戲圖」軸、「蕭翼賺蘭亭圖」軸、「溪山林藪圖」軸等佳作。〔註五三〕

元末，徐達大將軍（一三三二—一三八五）入元都（北京），封府庫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持諸宮人妃主，禁士卒侵暴。〔註五四〕前文提到洪武初年，點收元代王室文物，書畫皆鈐印「司印半印」。明初內府的收藏，係直接得自元內府。元朝歷代帝王、帝后的圖像，鈐笠、罽姑冠皆存本色，也全入典藏。〔註五五〕（圖版二二）

江西景德鎮由於有豐富的松柴燃料，上好的瓷石、高嶺土製瓷原料和便利的河流水運交通，自元代開始一直是歷朝官窯所在，全國瓷業中心，明初洪武、永樂、宣德時的青花瓷（圖版二三）、成化時的鬥彩瓷（圖版二四）、嘉靖萬曆時的五彩瓷（圖版二五）都是景德鎮出品。根據「大明會典」、「明史食貨志」及地方志等史料，明初以降，歷朝都有相當數量日用瓷的燒造，大宗者如宣德八年（一四三三）燒龍鳳瓷餐具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註五六〕嘉靖廿五年（一五四六）燒造瓷器十萬三千二百件；嘉靖卅三年（一五五四）又燒十萬件；〔註五七〕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命造瓷器十五萬九千件，既而復增八萬件，〔註五八〕直到萬曆卅五年，尚有一萬多件未完成。〔註五九〕按有限的史料做粗估，明代官窯在前後二百五十年間，奉命燒製了二百多萬件瓷器。〔註六〇〕這些瓷器有作宮廷陳設、日用者，有作陵寢及奉先殿祭祀者，還有為應付對內、對外的賞賜所須，或純為賞玩所用。民國十三年「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查點宮中文物時，發現明代的官窯瓷器分別貯存在景陽宮及景祺閣兩地，兩地均無人居住，成為儲藏器物的處所，各設大木櫃，內分抽屜，仿照中藥舖裡藥櫃的式樣，按時代及種類分別收置，共七千多件，蓋係明代宮中舊物，清季加以整理存放者。〔註六一〕

明代王室除了在景德鎮生產官窯瓷器外，宮中御用監也有各類作房如燈作、佛作、掐絲琺瑯作、漆作等取辦御前所用的擺設器具。【註六二】在樞星門西的果園廠漆作，自永樂始生產雕漆、千文萬華，刀法圓活，通常漆朱三十六遍再刻，器底用黑漆、針刻年款，永樂宣德以來，製作精良，圓渾自然。（圖版二六）嘉靖以後，風格改變，刻工深峻，稜角畢顯，仍然纖細精美。【註六三】（圖版二七）院藏明代宮中雕漆不下八十件，其中亦不乏清季回流者。【註六四】

明代臣工進貢文物者固然有之，民間以貢品為敲門磚者更有之，例如成化末年，太監梁芳之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使好貨貪財的皇室，大開倖門。【註六五】萬曆間，凡正月十五燈市節，司禮監掌印等大璫，照例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御。【註六六】但是自明內庫賜出的書畫文物也不少，例如明太祖第三子朱櫝，封為晉王，即獲賜不少宋元名蹟。關全的「關山行旅圖」軸，馬麟的「暮雪寒禽」冊頁即是其中一、二。【註六七】黔寧王沐英家族的豐富收藏亦當始於太祖的賞賜。【註六八】永樂宣德年間，戶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夏原吉（一三六六—一四三〇），倚重最深，時有賞賜。【註六九】重臣楊榮（一二七一—一四四〇）備職內閣，先後受賜古銅器、銀器、宣宗御筆畫春山、竹石、牧牛三圖并端硯、白磁、香爐之類。【註七〇】又宣德時某次受召入內庫，縱觀書畫，宣德皇帝並賜周圍近侍翰苑諸臣畫作，楊榮得到唐李昭道「海天旭日圖」卷。【註七一】嘉靖間，嚴嵩（一四八〇—一五六六）、嚴世蕃（一五六五）父子也峻於聚斂。（弇州朝野異聞錄）記載沒收嚴嵩家財的細目，古名畫就有三千多卷，其中當不乏得自內府。【註七二】

明末思宗更因兵禍四起，財政困窘，水衡之錢，日應軍需，猶虞不夠，而且川、湖道不通暢，銅商無法往來雲南，乃將內庫歷代諸朝銅器，盡送寶源局鑄錢，其中有商周銅器及宣德銅爐，皆毀棄，化為銅，是明內府古器物的一大劫難。【註七三】思宗亦要求助戚大璫捐助軍餉，宦官雜出器玩售於市，又是一劫。【註七四】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二月春，流寇李自成陷北京，屬下劉宗敏，因忌李自成獨擁厚資，利益分配不均，於是搜括內府庫金三千七百萬兩，西走入西安。【註七五】其他天府珍異，流散人間，泥泥無聞的也不可勝數。【註七六】

吳三桂乞援建州，五月打败了李自成，前門驅虎，後戶進狼，清兵順利入關，接收明宮室，定都北京，建立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世祖順治皇帝（一六四四—一六六二）登基，年僅六歲，由多爾袞攝政，對降清的貳臣馮銓（一五九五—一六七二）、謝陞（一六四五）、洪承疇（一五九三—一六六五）極力籠絡，賜衣冠、俊馬、黃金、白銀外，每人還有嵌寶金鍾盤兩副、螺鈿盒兩架、玉壺一執。〔註七七〕賜蒙古王公珊瑚數珠、蟒緞、玉盃等；賜公主格格等內庫的金珠器物。〔註七八〕嵌寶金鍾盤當是與萬曆皇帝定陵所出的嵌寶金爵、盤一類。〔註七九〕清初即能出內庫器物賞賜，可見係得自明宮舊有之物。順治初，一切未上軌道，內庫管理鬆弛，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工部啟心郎郎廷弼等人，因私盜內庫文物被革職。〔註八〇〕順治三年，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解送南京明故宮內庫銅磁祭器等，移送北京，為內庫又增添了收藏。〔註八一〕順治三年七月初，賜閣臣內府藏畫百軸，孫承澤（一五九三—一六七五）得大觀殿法帖。〔註八二〕宋權（一五九八—一六五二）當時是國史院大學士，亦蒙賜畫軸。〔註八三〕康熙中，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與宋權子宋犖（一六三四—一七二三）過從甚密，曾至宋犖刑部官邸拜觀「洛神賦圖」卷，即是其中之一。〔註八四〕今見院藏書畫中宋范寬「雪山蕭寺」軸、南宋夏珪的「溪山清遠」長卷（圖版二八）、宋人「梅竹聚禽圖」軸（圖版二九）、「溪山林藪圖」軸、明宣宗御筆「戲猿圖」，均有「欽賜臣權」印或題記，皆是順治時所賞賜。〔註八五〕歲月流轉，物聚於所好，順治初年內庫賜出的書畫又陸續回籠，維繫著清內府藏品的品質。〔註八六〕索尼（一六六七）——一七〇三）父子在順治、康熙時期膺機密之重，權傾一時。院藏宋徽宗「詩帖」、元倪瓚「容膝齋圖」皆有「御賜忠孝堂長白索氏珍藏」印。〔註八七〕曾有人向索尼求古琴，索尼就從內庫中取「漆琴」與之。〔註八八〕索尼所取，必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古琴，古琴於桐木外皆上漆，清人乃稱作漆琴。索額圖幼女卒於康熙十四年（一六七六），近年其墓葬出土，不但有漢代青銅器、元代玉器，還有明官窯瓷器，包括成化、嘉靖、萬曆時作品。〔註八九〕文獻曾記載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帝賞索額圖御筆書法五幅、珍玩玉器二具。〔註九〇〕索氏父子收藏，蓋不少得自內庫。

今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書畫，如明宣宗的「花下狸奴圖」軸、（圖版二九）「三陽開泰圖」軸、王紱「溪亭高話圖」軸、夏昶「半窗晴翠圖」軸、邊文進的「三友百禽圖」軸、載進「春遊晚歸圖」軸、林良「畫鷹」、呂紀「秋鷺芙蓉圖」軸、「秋渚水禽圖」軸、宋克「書公讌詩」、明憲宗題宋人「子母雞圖」軸（圖版三〇）、明思宗書「九思」二字軸等，皆無私家收藏印記，且編入乾隆「石渠寶笈」初編。〔註九一〕明朝重建了類似翰林畫院的制度，徵召畫家為王室的需要創作，邊文進、林良、呂紀等花鳥畫家，他們裝飾性強且寓意吉慶的畫作，確能迎合王室的品味。這些皇室及宮廷畫家的作品，當一直為明清祕府儲藏，故罕題識。以上所提到的種種事例，可以想見滿清人接收明宮時，內庫應尚有相當的積蓄。〔註九二〕

順治初，一方面為了籠絡王公大臣，一方面多爾袞文化涵養不夠，不知愛重古文物，遂常有賞賜內庫書畫、古器的大手筆。順治皇帝於八年親政後，即完全改觀，順治帝本身就能畫，能畫竹也會畫水牛。〔註九三〕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冬，因為喜歡書畫，戶部尚書戴明說，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以畫進呈。皇帝又命吳偉業（一六〇九—一六七二）、嚴沆、張釋恭等人各自作畫以進。〔註九四〕順治十三年正月，朝廷又向詞林索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書畫。〔註九五〕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董其昌書畫，至今仍保有百幅以上，與順治以來就大肆收集有關。（圖版三一）

順治皇帝在位十八年，因感染天花而早逝，年僅二十四歲。滿清人沒有嫡長子繼承的傳統，於是立了年僅八歲的第三子，最重要的理由是玄燁出過天花，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康熙皇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註九六〕康熙帝五歲啟蒙讀書，教他句讀標點的是明朝宮裡留下來的張姓和林姓兩位老太監。〔註九七〕康熙帝好學不倦，每日讀書以經書為主，皆能字字成誦。先通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後，再唸尚書、易經。對於史記、漢書、諸子百家、內典、道書也無不涉獵。〔註九八〕康熙十四歲親政後，遍覽聖賢經傳，對於資治通鑑，因為關乎治國之道，更不時檢閱，溫習批注。〔註九九〕康熙晚年，對於一生手不釋卷，還頗自得，自謂：「勤覽書籍，如是者五十年。」由於讀書，頗知古人事，庶幾可以增加判斷力，

減少過失。【註一〇〇】

康熙帝不但自幼好學，也更耽好筆墨，翰林沈荃（一六二四—一六八四），是董其昌的華亭同鄉，一向寫董其昌的字體，曾教皇帝書法。【註一〇一】加上康熙帝最親近的文學侍從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〇三）也視董其昌書畫為「近代第一」，因此康熙帝勤習董字。【註一〇二】康熙帝很有恒心，每天寫一千多字，從不間斷。【註一〇三】除了習董字，也臨古人法帖，學習各家用筆之輕重、疏密、疾徐。因為宮中舊藏中有不少古法帖，康熙帝讀帖、臨帖的功夫也下得不少。【註一〇四】自晉唐以下，凡屬能書之家，皆虛心臨倣。朝中能書之臣，如宋德宜、陳元龍皆曾在御前示範。【註一〇五】康熙帝在他晚年猶說：「書法，尤恃勤學，朕自幼好書，今年老雖極匆忙時，必書幾行字，一日亦不間斷……人勤習一事，則身增一藝。」【註一〇六】又謂：「專心於一技一藝，心不外馳，於身有益。」證諸明末清初的書法家，俱壽考身強，是因心志有所專，合乎養生之道所致。【註一〇七】早在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一六三九—一七二二）、侍讀王士禎等人即蒙御賜墨寶。【註一〇八】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已退休致仕的高士奇隨從南巡的康熙帝回北京，在暢春園觀覽圖書、欣賞古玩及西洋樂器。至佩文齋見到架上的御書卷軸，帝曰：「此皆朕平日所書，近日南巡，賜去五百餘幅，尚存二千餘幅。」【註一〇九】根據「秘殿珠林」，從康熙四十一年到六十一年，聖祖康熙皇帝逐年寫就的心經，多達四百二十冊，不得不令人嘆服他的勤勉。【註一一〇】

康熙皇帝不獨對國學淹通，對西學也多涉獵，於算術的精通實乃困而知之者。元明以來，沿用回回曆推算的「大統曆」，因長久失修，誤差很大，明末設曆局專治曆法，徐光啟（一五六二—一六三三）、李之藻（一五六九—）同襄曆事，又徵西洋教士德國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一五九一—一六六六）、意大利人羅雅谷（Giacomo Rho）協助，作成「崇禎曆書」。清初採用西洋新法制定的「崇禎曆書」，改稱「時憲曆」，這是我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曆法改革。後引發傳統派廢「時憲曆」，恢復明代「大統曆」的問題。欽天監的漢官楊光先與西洋官湯若望不和睦，互相參劾告狀，幾乎演變到欲置對方於死地的地步，康熙皇帝困於曆法之爭，思想上受到沖激，自己忖度，不懂算學、曆法，如何評斷孰是孰非？於是發憤學習。【註一一一】由西洋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一六二二—一六八八）等為御前侍講，繼

之對其他西洋事物及科學也感興趣，幾何學、解剖學都在學習之列。【註一二二】早在明晚期，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〇）等人已來中國傳揚基督教，歐洲國家派遣傳教士，對拓展其本國的海外貿易也有助益。葡萄牙商船將中國瓷器、茶葉等貨品運回歐洲，廣受歡迎。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一六三八年—一七一五）不但垂涎於葡萄牙海上貿易之利，而且對中國的儒家哲學、高度文明心嚮往之，遂於康熙廿六年（一六八七）派遣精選的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Giovanni de Fontaney，一六四五—一七一〇）、白晉（Joaquim Bouvet，一六五六—一七三〇）、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一六五四—一七〇七）等到中國來傳教。南懷仁病故後，皇帝御前侍講的工作，順理成章的由白晉、張誠等人遞補。康熙廿八年（一六八九），張誠與葡萄牙教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一七〇八）協助清廷與俄國簽訂了平等互惠的尼布楚條約。【註一二三】康熙卅二年（一六九三）帝罹患瘧疾，群醫束手，幸而洪若翰及時奉上隨身攜來的秘魯所產的奎寧，方得痊癒。【註一二四】從此對法國傳教士信任有加。

法國傳教士講述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加上把玩傳教士進獻的法國天文儀器和美術工藝品，康熙帝對路易十四的皇家科學院，生見賢思齊之心。【註一二五】我國歷來宮中皆置作坊，製作各類器用文玩，例如漢代的尚方，宋代的文思院，明代的御用監，清朝沿襲此一傳統，康熙十九年，宮中即設有造辦處，掌內廷交辦什件，承造宮中器用什物。【註一二六】受到西潮的刺激，康熙帝於卅二年將造辦處擴大編制，不但生產御用文玩、美術工藝品，而且也研究做造科學儀器之類。設立各種作坊，如金玉作、油木作、匣錶作、硯作、琺瑯作、砲槍處、輿圖房、做鐘處、鑄爐處、盔頭作、銅鈐作、鐙裁作等。康熙卅五年又設立玻璃廠。各項匠役由內務府三旗左右兩翼挑選，南匠由蘇州織造，粵海關監督衙門行取，玻璃匠由山東巡撫轉送。【註一二七】由各地招募來的畫家、匠役齊集宮中，在造辦處的統轄下，致力發展各項工藝。例如自鳴鐘，順治十年，世祖皇帝得到一個小自鳴鐘，寶貴得須臾不離左右，其後又得到一個大些的鐘，遂令人仿製，雖然作得外形髣髴，鐘內的「法條」卻不得製作之法，所以鐘走得不準。康熙皇帝也喜愛西洋人進貢的鐘錶，令做鐘處從精通技藝的西洋人處得到作法條之法，雖大量生產作了幾千幾百隻鐘錶，卻隻隻走得準確。【註一二八】再者康熙帝鑑於中華城池，地理圖樣，雖然各省地方志都著錄載記，卻都是取其大概，十分不精確，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令輿圖房作大規模全國測量，依

西學量法，按天上之度，準地理上的遠近，派遣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一七三八）、白晉、杜德美（Pierre Jartoux，一七二〇）及中國學者何國棟等「起工作，分道遣人，走遍十八省，北至俄羅斯、東到海，南至沔國，西到岡底斯山的範圍，皆量度在內，是為「皇輿全覽圖」」。【註一九】康熙五十三年，並至台灣測繪，五十七年完成工作。並由馬國賢（Matteo Ripa，一六八二—一七四五）刻成銅版，五十八年由內閣學士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進呈，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準確的地圖，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遼闊的土地上完成全國性三角測量，在此次測量中統一了長度單位，並發現經度的長度上下不同，證實牛頓所說地球是扁圓形的。【註二〇】今院藏有「皇輿全覽圖」（圖版三二）。

松花石有黃、綠、紫等色，綠色石主要產在吉林砥石山，此乃關外龍興之地，只有皇室可以開採。原本此山石只作磨刀的礪石之用。康熙中葉，發現松花石利於磨墨，亦發墨，適於作硯石材料。宮中原設硯作製硯，硯材多從南方來，今有松花石材，製作量增加，遂擴大編制，並增設監造二人，又網羅琢硯名匠金殿揚、顧公望等入宮效力，積極生產，松花石硯形制多樣，皆設計精雅，並刻款識，另配松花石硯盒，盒蓋上或嵌魚化石，或嵌玻璃片，頗多變化（圖版三三）。除了御用之外，康熙四十一年始，常以松花石硯賞賜朝廷重臣。【註二一】於今本院仍藏有大量松花石硯。

造辦處的琺瑯作，起初生產掐絲琺瑯。掐絲琺瑯的技術在元季傳入雲南，明初引介到宮中，永樂宣德時，御用監的琺瑯作燒製得極成功，景泰年間因內府作者，細潤可愛，得享盛名，後世遂以景泰藍名之。【註二二】（圖版三四）嘉靖、萬曆以迄明末清初，掐絲琺瑯的製作不衰。康熙時，琺瑯作房繼續生產五色繽紛而且耐用的銅胎掐絲琺瑯。（圖版三五）康熙廿五年（一六八六）曾賞賜侍臣左都御史陳廷敬、禮部侍郎徐乾學（一六三一—一六九四）、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一六三八—一七〇八）、編修勵杜訥（一六二八—一七〇三）和侍讀學士高士奇等每人琺瑯香具一套：香爐、瓶匙箸、香盒。張英並有「內製薰爐出禁闌，鏤金錯采碧琅玕。」的詩句記念此事。【註二三】康熙時，藉著海外貿易或傳教士的進獻，大批西洋貨品湧入，令人目眩神迷，畫琺瑯作品色色亮麗潤澤，令康熙帝獨鍾情此項工藝品。【註二四】畫琺瑯的釉藥是以硼酸鹽為主要熔劑，多數彩料含砷，作為白彩和乳濁劑，與傳統陶瓷上用的釉藥不同。且畫琺瑯施繪方法是用多爾門油（doemendina oil）配合塗彩，不是傳統陶瓷以水蘸之施彩。【註二五】造辦處琺瑯作坊於是必須引進技術人才，增加生產

線，燒製畫琺瑯。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一七一六），廣東巡撫楊琳上奏摺報告，廣東人潘淳及楊士章兩名，能燒琺瑯，即日給安家盤費，令無後顧之憂，差人護送至北京，好在造辦處效力。【註一二六】康熙五十七年，琺瑯作房也由武英殿移到養心殿，這可能與潘淳等南匠的加入，擴大生產有關。【註一二七】五十八年，楊琳時已調升為兩廣總督，為投皇帝所好，又找到會燒琺瑯的法國人陳忠信（Jean Baptiste Chavreau），也遣人送到京師，襄幫製作。【註一二八】大凡一項工藝技術的轉移，應與技術人員、匠工的關係最直接、最密切。如果要發展某項工藝，往往首要的工作是掌握技工，元時掐絲琺瑯工藝的傳入是如此，清初畫琺瑯工藝的引進亦復如此。康熙晚期，畫琺瑯的製作頗有成績，不但常用來賞賜有邦誼的外國國王及使臣，並封疆大吏、朝中重臣，留在宮中御用者也不少。【註一二九】今院藏仍有不少琳瑯多樣的康熙御製畫琺瑯器物，如盒、瓶、茶壺、盤、碟、鼻煙壺等。（圖版三六）

康熙皇帝在晚上用膳後，必談好事或寓目於所作珍玩器皿，如是則飲食易消化，於健康有益處。【註一三〇】珍玩器皿即是指造辦處生產的自鳴鐘、琺瑯器、松花石硯、玻璃器、玉器等。江南織造的設置，明代即有，由江南提督織造太監分駐江寧、蘇州、杭州。太監車天祥自崇禎二年任江南織造，歷十五年。順治二年，稱病不能料理，乞辭任，但清室認為織造袍服，必須靠熟練之人，車天祥久司織務，令以原官照舊管理江南織造。【註一三一】直到康熙二年，曹璽繼任江寧織造，至廿三年卒於任上。曹家先世移居遼東，天命六年戰役中，曹家被俘虜，編歸旗籍，成為包衣，曹璽後建立軍功，得到寵遇，督理江甯織造，幹略為康熙帝賞識。曹璽妻孫氏為康熙帝嫔母，子曹寅自幼為康熙帝伴讀，通經知文，當然被視為親信，派給肥缺差事，先後任蘇州織造，江寧織造，並巡視兩淮鹽課。【註一三二】織造也為皇帝採辦各種物件，如曹璽的一張進物單即琳瑯滿目，計有宣德皇帝的翎毛軸、黃庭堅的書法手卷、沈周的山水卷、呂紀的「九思圖」軸、董其昌的書法、朱銳、王齊翰、趙伯駒、李公麟等的畫卷以及古銅器、宋瓷、琺瑯器、竹器、雕漆、漢玉筆架、鎮紙、端硯、名家程君房、吳去塵所製墨等。【註一三三】曹家父子時有骨董字畫買入。至於瓷器，無論宋朝的定窯、鈞窯或是汝窯、官窯，康熙帝對這些臣工獻納的舊磁器皿的看法是，「俱係昔人所用，然其陳設何處，俱不可知，看來未必潔淨，非大貴人飲食所宜留用，不過置之案頭或列之書櫥，以為一時之清賞可矣。」【註一三四】也就是說，作陳設器無妨。

帝王一家天下，逢年過節或萬壽慶典，臣工必有貢獻，屬理之當然，情之必至。內閣九卿、翰詹、坊局諸臣往往進書畫、文玩祝壽，較勝其他。康熙帝曾收國子監祭酒馮源濟貢入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註一三五】衍聖公孔毓圻進呈的包括文全、劉松年等的孔府世傳墨蹟、古器。【註一三六】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天馥所進范寬「江雪漁歸圖」卷、劉松年「溪亭圖」軸、黃庭堅、趙子昂、文徵明、董其昌等大師的法書，澄泥井田方硯等。【註一三七】詞臣王原祁進元人畫及自畫山水等。【註一三八】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梁清標為清初大收藏家，精賞鑑，蒐羅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於海內。【註一三九】宋人「景德四圖」，李唐「清溪漁隱圖」，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皆當由其家進入內府。【註一四〇】大學士宋權、宋犖父子為河南富家，犖曾任江蘇巡撫、吏部尚書，亦精鑑賞。【註一四一】南宋馬麟的「靜聽松風」軸、趙孟頫的「窠木竹石」軸（圖版三七）、「甕牖圖」卷、管道昇的「竹石」軸、方從義的「高高亭圖」軸、唐寅的「杏花圖」軸、宋人「牋牘冊頁」、「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等曾皆為宋犖審定真跡，貢進內府。康熙五十二年為聖祖六十萬壽，宋犖已八十高齡，由子陪同進京賀壽，並最後一次進呈古玩、書籍十五種。【註一四二】康熙帝亦經常賜御書、松花石硯、各色御窯玻璃等給這位老實平和的重臣。【註一四三】高士奇在內廷供奉有年，其收藏著錄「江村書畫目」內專列「進呈」一欄，可以想見大臣取悅天子，頗賴此。【註一四四】

康熙帝教導子女，頗為盡心，自幼勤加督導，訓以禮節。【註一四五】認為深通學問、明達治體才是正途。並且要文武並行，騎射不可少廢，游泳亦須學會。【註一四六】康熙帝曰：「朕幼年讀書，必以一百二十遍為率，蓋不如此，則義理不能淹貫，故教太子及諸皇子讀書，皆是如此。」嚴以課子，身為表率，對大臣們說：「朕宮中從無不讀書之子。」【註一四七】每日上午皇子們必須朗讀禮記數節、經義一遍；習書法數百字，字畫須端正。下午在無逸齋書房前習射，鍛鍊身體，春日水獵，秋日出哨，庶幾子孫習於弓馬，個個成材。【註一四八】這位被曾國藩譽為「自古英哲非常之君」的聖祖皇帝，於康熙六十一年崩逝後，由第四子胤禛即位，是為雍正皇帝（一七二三—一七三五）。

雍正皇帝是一位精明、務實而且又嚴格剛毅的君主，即位時已四十五歲。清代的奏摺制度是沿襲明朝的奏本制度而加以改變，以公題私奏為原則，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奏本為皇帝與臣工之間的一種特殊保密的、有時效的通訊方式。各地方的封疆大吏如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織造等，均可以私人身分向皇帝奏報地方見聞。須親手書寫，由親信家人呈遞，不能動用驛站傳遞。到達京師宮門外呈入，皇帝批閱後，著人帶回，不經內閣批本處收發傳送，所以快速直接。奏摺往往密告地方事務、臣工動態、各地謠言、雨雪、錢糧收成，因此大臣們皆成為皇帝的股肱耳目、超級情報員，如此皇帝方能知天下事，鞏固其政權。〔註一四九〕康熙皇帝治理政事，務必躬親，批覽奏摺皆御筆親批，從不起稿，他自詡有超人的記憶力，凡事稍有關係的，雖經歲月，事到即知始末。〔註一五〇〕雍正皇帝即位後，即下令臣工必須將這些康熙朝的奏摺全部繳回，後來歷朝遂成定制。〔註一五一〕這批硃批諭旨集中宮中，有助於研究清朝帝王與大臣及地方上的各種問題。當年「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清宮懋勤殿發現貯存的文件極多，就是這批清宮奏摺檔案，今多在本院典藏。雍正皇帝當數清代帝王批改奏摺最詳細的一位，往往一批下來洋洋灑灑數百言，比奏摺原文還長。下筆瀟灑自然，書法結體渾圓，行文暢達貼切，甚見功力。〔註一五二〕（圖版三八）雍正帝勤政，從未南巡，也沒駐蹕避暑山莊，白天延接廷臣，引見官弁，傍晚觀覽本章，燈下批閱奏摺，目不停視，手不停批，訓諭諸臣，日不下數千百言，每至二鼓三鼓。（圖版三九）〔註一五三〕雍正帝宵衣旰食，改革賦役，整頓吏治，使康熙六十一年國庫的一千七百萬兩存銀，到了雍正五年，不出五年，就積累達五千萬兩。〔註一五四〕

雍正帝對於藝術的品味甚高，加上完美主義的態度，使他對內務府造辦處和景德鎮御窯的經營非常關注。雍正元年，造辦處增加了廿多名辦事人手。〔註一五五〕並交付公直謹慎且忠心的異母弟怡親王胤祥（一六八六—一七三〇）管理造辦處。〔註一五六〕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一），景德鎮御窯廠在明代的基礎上重新開張，不像明代派貪婪的太監作督陶官，不像明代勞役式的盤剝工匠。康熙朝用正項公帑僱傭名匠，按造辦處要求的式樣燒造瓷器。〔註一五七〕工部虞衡司郎中臧應選、江西巡撫郎廷極（一六六三—一七一五）先後監督御窯，臧窯出品以單色釉著名，質地瑩薄、胎土細膩；〔註一五八〕郎窯仿明代宣德窯的青花、成化的脫胎白瓷，非常逼似，仿宣德寶石紅釉更是一絕。〔註一五九〕本院藏品中有不少實

物爲證。(圖版四〇)

康熙晚期在外來技術的引進協助之下，不但銅胎畫琺瑯的燒製，有傲人的成績，瓷胎、玻璃胎畫琺瑯也有好的表現。畫琺瑯瓷器是由景德鎮御窯廠送進京的素白瓷，和銅胎、玻璃胎一樣，在造辦處琺瑯作房施彩加繪燒製而成，因此圖案花樣都彷彿。雍正朝造辦處畫琺瑯工藝繼續發展，其間由於雍正初外國匠師陳忠信、拖馬施禮(Niccolo Tomacelli)的先後離職，成品率降低，品質也難維持。〔註一六〇〕雍正二年二月，怡親王曾交下五只填白脫胎酒盃燒琺瑯，結果破了兩件，另外三件，五月時才交貨。〔註一六一〕雍正初年，雍正帝實在不滿琺瑯活計的效率及品質的粗糙、花紋的俗氣，在他事事認真的嚴格要求下，雍正五年製作技法已有改善，但是式樣風格仍有「外造之氣」，造辦處的出品應有「內廷恭造」的品格才行。〔註一六二〕雍正帝恩威並濟，有精美不俗的作品時，則不吝賞賜，一件飛鳴食宿雁琺瑯鼻煙，賞額一共花了一百卅兩。〔註一六三〕

景德鎮的御窯，雍正四年下令管理淮安關稅務的年希堯(一七三八)兼管，忠厚安份的年希堯因爲重職在身，且路途遙遠，距廠三百餘里，一年也只能春秋兩次巡查窯務。〔註一六四〕於是雍正六年，又派唐英(一六八二—一七五六)到景德鎮「駐廠協理」，作御窯廠的實際負責人。〔註一六五〕唐英是滿州正白旗包衣，從十六歲就供役於內廷養心殿，他能書、善畫、工詩，雍正元年擢爲內務府員外郎，掌理造辦處的當差匠役、成造活計等事務。〔註一六六〕清初琺瑯料均爲舶來品，雍正四年還有進口的紀錄。〔註一六七〕原料仰賴進口，對工藝的開發進展是阻力。於是撥專款試煉琺瑯料，造辦處玻璃廠終於在雍正六年七月(一七二八)，煉製成功各色琺瑯料。唐英在造辦處怡親王麾下，始終參與各項活計，包括琺瑯料的煉製。〔註一六八〕經過了多年的歷練，深知雍正帝的品味與高標準，外放景德鎮督陶，遙相呼應，實不作第二人想。唐英在御窯廠督導生產宮中需要的瓷器，如雍正七年二月交出四百六十件瑩白瓷器，以備造辦處琺瑯作施繪上彩之用。〔註一六九〕唐英了解宮中需要什麼樣的白瓷胎來配合畫琺瑯，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也在日後陸續的提供宮中繪琺瑯的素白瓷器，畫畫人、吹釉人及燒煉琺瑯人等。由江西送入宮中造辦處的畫畫人，名義上是年希堯送進，事實上是唐英精選，不但善畫而且會用琺瑯料畫。〔註一七〇〕雍正帝一改康熙朝畫琺瑯圖案式的濃麗花卉紋飾(圖版四一)，以傳統山水、翎

毛、花卉、人物作題材，高潔澹雅，無不精細入神，並有題詩，彷彿一幅國畫，只不過畫作是展現在有弧度瓷器上而非平面的紙絹上。【註一七一】雍正朝畫琺瑯瓷器的纖薄瑩白、薄如蛋殼，彩繪細膩，圓轉自如，要歸功於雍正帝的絕高品味、唐英的盡心督導及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的設計紙樣。【註一二二】這些精美的瓷器均成對製作，從雍正持續到乾隆初期。（圖版四二）乾隆三年九月起，陸續為這批磁胎畫琺瑯配製楠木囊匣，妥善放置於乾清宮，以備隨時展玩。【註一七三】民國十三年，「清室善後委員會」在端凝殿北小庫發現了這批精美絕倫、登峰造極的瓷器，於今多在本院典藏。唐英亦應宮中需要，仿製汝窯、鈞窯、成化鬥彩等，都有很好的成績。【註一七四】自雍正六年駐廠協理，唐英與匠役師傅同作息，使他能深諳土脈、火性、選料奉造，製作各種做古與創新的瓷器。乾隆時期，唐英雖然擢昇為淮安關使、九江關使，仍繼續經管燒造事，鏤雕瓷器配以轉心套瓶的兩層瓷器，是「唐窯」空前的突破。（圖版四三）轉心瓶的製作大有玄機，是由四部份組成，有的靠榫頭，作機械式的鎖合，有的靠釉漿接坯燒合。粉彩、琺瑯彩搭配施繪亦屬創舉。【註一七五】唐英帶領下的御窯，萃工呈能，無不盛備，達到了顛峰。（圖版四四）

乾隆帝名弘曆，生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二），為雍正帝的次子，也是成年諸子中惟一母家出身滿州的皇子。據《清史·高宗本紀》所載，乾隆帝年幼便隆準頤身，相貌奇偉，天資凝重，六歲就識字，七歲從師讀書。【註一七六】康熙六十年，弘曆十一歲，隨父往熱河的獅子園避暑。紫禁城皇宮禮儀繁縟，設置森嚴，康熙帝不喜在宮內居住，常住北京西郊的暢春園，或於熱河的避暑山莊行圍避暑。【註一七七】康熙帝將暢春園附近園苑賜給皇子居住，雍正帝當時得賜圓明園；熱河避暑山莊之北獅子嶺下的獅子園，也是雍正帝的賜園。【註一七八】一日至避暑山莊內，在觀蓮所廊下，康熙帝命弘曆背所讀的經書，一字不漏，帝驚其穎異。十二歲時，康熙帝幸圓明園牡丹台賞花，召見弘曆，即命養育宮中，朝夕訓迪。【註一七九】院藏中有一件極罕見特殊的葫蘆方形筆筒，是天然葫蘆套器模長成。四面有陽文楷書「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等筆贊文字，底有「康熙賞玩」陽文款，筆筒內附乾隆帝題詠，述說幼時從祖父處得到此禮物的經過。【註一八〇】（圖版四

五)弘曆曾隨康熙帝至熱河山莊，賜居側堂萬壑松風內，扈從木蘭行圍打獵，康熙帝槍中一熊，命弘曆往射，再補一槍，剛上馬，熊又立起，弘曆控轡自若，臨危不驚，康熙帝益加鍾愛。〔註一八一〕回北京後又一日，弘曆隨康熙帝回圓明園進膳，共享天倫，康熙帝令弘曆生母來見，連稱：「有福之人」。暗示異日弘曆可以付託重任。〔註一八二〕

根據〔朝鮮李朝實錄〕，景宗二年，即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使臣金演從翻譯官處得到一些消息：「康熙皇帝在暢春苑病劇，知其不能起，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胤禩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禩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註一八三〕以上這些史料或證實康熙帝傳位給雍正帝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有一天愛孫弘曆能獨斷乾坤。乾隆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二十五歲即位，成就了十全武功，乾隆時期是中國版圖最大的時代（圖版四六）。在位六十年後，退位讓其子嘉慶帝繼承，是為不願超越其祖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紀錄。〔註一八四〕不過乾隆帝退而不休，幕後主持了四年，高齡八十九歲（一七九九）時駕崩。

雍正皇帝一如乃父康熙皇帝，選天下英賢，培育子弟。雍正帝在藩邸時，即已聘翰林龍翰福教導弘曆兄弟，他方正嚴憚，又能多方誘迪啟發。弘曆幼時聰穎，日所授書，每易成誦，但幼弟和親王資性稍鈍，功課落後，龍師因材施教，乃給弘曆增加課業，好等和親王學會，一起下課。當時年幼，心生怨氣，日後回想，讀書倍多皆善誘之力。從龍師處打下了學問的根基。第二位恩師朱軾（一六六五—一七三六），從學十餘年，得學之體。對於經學、詩、書、周易、歷代名臣、名儒諸書，深得講貫之益。第三位恩師蔡世遠（一六八二—一七三三），教授古文以韓昌黎為宗，從學八年，作文深得其益。乾隆帝曰：「於先生，吾得學之用。」〔註一八五〕院藏法書中，尚有兩件蔡世遠墨蹟。〔註一八六〕

乾隆帝讀書之暇，間亦旁涉繪事，「三餘逸興圖」的題款，有「憶昔已西歲，偶習繪事」之句，指的是雍正七年，他十九歲時學畫的經歷。〔註一八七〕院藏乾隆帝御筆「煙波釣艇圖」（圖版四七），是乾隆九年的作品；〔註一八八〕乾隆皇帝在十一年春，得到王翬一件精彩的山水冊頁，展玩之餘，擬其筆法，戲為小景，寫胸中巨壑，頗為自得。〔註一八九〕另一幅院藏御筆開泰說並仿明宣宗「三羊開泰」圖，則是乾隆三十七年所製。〔註一九〇〕由乾隆十九年宮中檔得知，寵臣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張照（一六九一—一七四五）、張鵬翀（一六八八—一七四五）俱得御筆書畫的賞賜十餘件之

多。〔註一九一〕從乾隆御製詩文集，見其亦曾恭製數圖，呈進聖母，用供清玩。〔註一九二〕乾隆帝好畫更好書，「臨蘇軾帖」軸、「藻披香雪冊」、「幸避暑山莊詩冊」、「文淵閣記」等均是得意筆。〔註一九三〕也效法康熙皇帝寫心經，至於院藏書畫上的乾隆御筆題跋則是觸目皆是，不可勝記了。〔註一九四〕

乾隆皇帝精力過人，萬機餘暇，寓志藝林。對於內府文物收藏的整理，當居首功。乾隆八年，敕編宮中所藏佛道兩氏宗教書畫圖籍，名「秘殿珠林」，九年五月完成。又以內府所儲歷代書畫，積至萬餘種，數量既多，且真贋參雜。於是乾隆九年又敕編「石渠寶笈」，費時一年，一如秘殿珠林的體例，分上、下二等。上等等者，詳列尺寸款識、印記及諸家題詠跋尾等；次等的，僅簡略書水墨畫或著色畫而已。自乾隆十年至五十六年，四十餘年間，內府新增書畫又不知凡幾。乃於乾隆五十六年，纂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五十八年完成。嘉慶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又有三編的纂編，於是內府書畫咸蒙著錄。〔註一九五〕乾隆十四年，鑑於殿庭陳列與內府儲藏的鼎彝古器甚富，乃命臣工，倣北宋「宣和博古圖」的體例，精繪形模，備摹款識，共收一千五百器，二十年編成「西清古鑑」。宮禁燕閒之地稱西清，清宮南書房也稱西清。後於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間，編成「寧壽鑑古」，收錄銅器七百件。寧壽宮是乾隆帝經營的擴建工程，備歸政後的讌居之處，於乾隆四十一年完工。「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同時於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編纂完成，「甲編」九百餘器，「乙編」九百器，係陸續後得的古銅，分別貯於內府及瀋陽盛京者。〔註一九六〕清宮中所藏青銅器，收錄於乾隆四鑑中的共四千餘件，於今仍在院藏的，大約半數。以王室之力，整理成書，公之於世，帶動了清中、晚期以來古器物學、金石學研究的風潮。

文房四事，筆墨紙硯，惟硯最耐久。乾隆四十三年，命大學士于敏中（一七一四—一七八〇）將內府藏硯兩百枚，圖而譜之，編成「西清硯譜」。〔註一九七〕這些宮中藏硯，皆由門應詔用西洋光影法描繪，十分逼真。（圖版四八）門應詔由內閣中書在內廷供奉，「皇朝禮器圖式」也多出自其手，後外放為寧國府知府。〔註一九八〕乾隆中，更將宋朝名窯汝、官、哥、定、鈞等瓷器或明代歷朝官窯瓷器，詳細著錄尺寸，圖而譜之，編成考究的「精陶輶古」等冊頁（圖版四九、五〇）。繪圖寫實，且具彩色，霽紅、青花無不臻妙，比之今日的彩色照片，並不遜色。〔註一九九〕

清朝內廷於類書的編纂致力最多，康熙時編纂《淵鑑類函》、《佩文韻府》、《韻府拾遺》、《分類字錦》、《古今圖書集成》。雍正時編纂《子史精華》、《駢字類編》。〔註二〇〇〕乾隆三十七年，踵繼父祖餘緒，頒諭編《四庫全書》，詔中外搜訪遺書，並命儒臣校勘經史，由紀昀（一七二四—一八〇五）與陸錫熊（一七三四—一七九二）總辦一切，動員了五千人，費時十年，廣收並蓄。整理抄寫了一部三萬六千零七十八冊的巨構叢書，存放在文淵閣。乾隆皇帝御筆作文淵閣記，以誌稽古右文的盛業。〔註二〇一〕（圖版五）四庫全書今在院藏，並於一九八三年影印出版，化身千萬，嘉惠士林。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在宮中，設置以畫家為主的畫院工作機構。在圓明園設如意館，承辦皇帝特別指定的精美活計，有沈源、冷枚、唐岱、郎世寧、金昆等名手擔綱。〔註二〇二〕加上自雍正朝，已在紫禁城內廷工作的畫家，也有陳枚、楊大章、丁觀鵬、金廷標、梁觀等人，隨時接受乾隆帝旨命作畫。乾隆元年，陳枚、孫祜、金昆等即奉敕繪「清明上河圖卷」，長十一公尺餘。三年，金昆、盧湛等等奉敕合筆作「漢宮春曉圖卷」。六年孫祜、周鯤、丁觀鵬等合筆又製「漢宮春曉」。十三年再製，周鯤、丁觀鵬、姚文瀚等合筆所繪，竟長達二十公尺。〔註二〇三〕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一六八八—一七六六），從康熙五十四年入宮，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半個世紀在宮中供奉，官至奉宸苑卿，與唐英一樣。郎世寧妥協於乾隆帝即愛立體感，又排斥明暗對比、繪製陰影的態度，創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畫法，西方的透視法加上中國的毛筆、紙絹，融會成去西洋氣的新風格。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讚賞他的畫：「設色取徑，有異中法，而一種精氣神采，無與敵者。」〔註二〇四〕院藏郎世寧的作品既多且精，「百駿圖卷」、「十駿犬」軸等六十六件，都是巨構。〔註二〇五〕宮中畫家在年節、端午、皇帝壽誕，皆須繪製充滿吉祥如意的作品，郎世寧雍正元年所作「聚瑞圖」（圖版五二）及乾隆年間繪製的「瓶花」，都是此類的靜物寫生，畫中官窯弦文壺及青花龍耳折方瓶，猶在本院典藏。〔註二〇六〕

畫院的畫家，俗稱畫畫人，在宮中的薪資待遇不錯，而且作品受到賞識，還有額外的恩賞，郎世寧、冷枚曾分別領受過百兩、五十兩的獎勵金。金廷標於乾隆二十二年進宮供奉，乾隆帝誇獎他本事好又勤慎，給最好的畫畫人待遇。〔註二〇七〕院藏金廷標作品不下五十種。乾隆朝也有不少朝中儒臣顯貴善法書繪事，而且深受皇帝讚賞者，例如張照，乾隆皇帝認為

他博學多識，書法精工，用筆圓勁可愛，寓端莊於流麗（圖版五三）；而且字無大小，皆精神貫注，宮內屏殿房壁間的長幀巨幅，都令張照書寫，曾表揚張照的書法，超過他的同鄉先輩董其昌甚多，今院藏法書繪畫中，張照作品近百件。【註二〇八】如鄒一桂（一六八六—一七七四）官至禮部侍郎，擅寫花卉，融入惲壽平的清澹風格，落筆不俗，院藏不下六十餘種；【註二〇九】（圖版五四）再如董邦達（一六九九—一七六九），官至禮部尚書，善篆書、隸書，亦擅長山水，阮元譽為國朝第一手，認為他的畫魄力大而神韻圓足。【註二一〇】（圖版五五）乾隆時修「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鑑」等著錄，董邦達博學嗜古，入內廷襄辦，也因得此機緣，綜觀內廷秘庫庋藏，使筆墨更契神妙，書畫多為敕奉之作，無論尺寸大小，無法不備，無美不臻，的是能人。【註二一一】當年內府收蓄董邦達作品有數百種，今院藏仍有上百件之多。【註二一二】其子董誥（一七四〇—一八一八），門生彭元瑞（一七三一—一八〇三）也始終參與宮中書畫與鼎彝銅器圖錄的編纂工作。【註二一三】又如唐岱（一六七三—一七五二）曾是內務府總管，康熙皇帝曾賜他畫狀元，雍正時，既為寶親王弘曆敬繪山水，待弘曆登基為乾隆皇帝，自元年始即陸續奉敕恭繪，多作大幅山水，院藏約近二十幅畫軸。【註二一四】錢維城（一七二〇—一七七二）是乾隆十年的狀元，曾供奉內廷，為畫院領袖，官至刑部侍郎，院藏錢維城作品也達七十種之多。【註二一五】

乾隆畫院也如康熙時，常須作紀實畫。乾隆九年郎世寧、金昆等合筆繪製孝賢皇后主持蠶壇祭祀的親蠶圖四卷，共長達二十六公尺。【註二一六】當時無攝影機作紀錄片，端賴藝術家的妙手作皇皇巨構，為歷史留見證。一幅乾隆皇帝燕居鑑古紀實畫，坐榻側的陳設除了古玉鼎彝文玩之外，有一高几，其上置嘉量（圖版五六），嘉量是西元九年王莽所頒的量器，著錄於「西清古鑑」。【註二一七】嘉量即標準量器，一共是五個量連備一體，器表鑄刻銘文，說明尺寸、量值及容積計算的方法。（圖版五七）根據這些第一手資料，我們知道公元一世紀時，我國已用十進位制，由嘉量銘文提供的數據，可知當時一尺等於公制二三·〇八公分，可知道當時圓周率約為三·一五四七，與今天精確的 $\pi \parallel 3.1416$ ，相差無幾！嘉量在我國度制、量制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註二一八】乾隆帝曾令臣詞張若靄（一七一三—一七四六）隸定、釋讀銘文，並以泥金寫於磁青紙上，裝裱成冊，置於几座下抽屜。【註二一九】（圖版五八）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十壽辰，舉行九老

之會，用晉萬壽之觴，諸王與文臣爲一班，武臣爲一班，退休致仕者爲一班，各九人，一共二十七位遊香山，敕畫院賈全作遊香山（二十七老圖）手卷。（圖版五九）與會每位肖像旁，均註姓名，其中鄒一桂、錢陳群（一六八六—一七七四），一爲畫家，一爲書家，皆曾恭逢太后七十大壽，今又預列，年老康強，洵爲異數。【註二二〇】

乾隆皇帝對於琢玉工藝的登峰造極，應居首功。單就御製詩文集中，詠玉的詩即達八百四十多首，即可見乾隆皇帝對於玉器的喜好與重視。歷代宮中賜茶，向以瓷碗，乾隆皇帝則認爲御殿賜茶，例用玉碗爲宜。【註二二一】崑崙山脈的和闐地區在商朝晚期已有玉料輸入中原，製作玉器。【註二二二】自康熙朝以來，不斷的貢玉，朝廷按貢玉的多少給予賞賜。【註二二三】乾隆三年，曾把清以前的舊玉帶板兩百塊，運到蘇州，做成壁、環等玩珮。【註二二四】乾隆初期，或用內庫所存的玉料，或用古器改做，製成了不少玉器，據粗略的統計，乾隆六年時，宮中製成的玉器要刻乾隆年款的，就有三七六件之多。【註二二五】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兩次平定了準噶爾和回部的叛變，重新打通了和闐玉的貢路，每年新疆地方官辦貢玉成了定規，每年貢玉四千斤左右，私人採撈，禁不勝禁。玉材的運送到京，五千多公里的山川阻隔，人畜挽拽，十分艱難。【註二二六】造辦處的玉作，玉匠多來自蘇州和揚州，有了豐富的玉材，根據皇帝親自審定後交下的畫樣碾琢製作。有的活計在京中不能製作，就分派給蘇州、杭州、江寧織造辦理。【註二二七】蘇州是清代的琢玉中心，玉貨集散地，已然成爲獨立的行業，集中在專諸巷。【註二二八】早在明代的《天工開物》一書中，已提到「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註二二九】蘇州的琢玉業是有歷史的，院藏明代琢玉能手陸子岡的作品十餘件，精雅簡素，陸子岡即是專諸巷裡人。【註二三〇】乾隆皇帝常把上好的玉料，畫好的畫樣，發往蘇州織造，令其在專諸巷加工製造。【註三三一】無論佩飾器、陳設器或是文房用器、仿古彝器，均精雕細縷，精妙至極。「專諸巷裡玉匠紛，爭出新樣無窮盡。」乾隆皇帝御製詩道出蘇州玉業繁盛的景況。【註三三二】

自明中期，成化弘治年間，東南鹽政制度作過大改革，使許多鹽商聚集兩淮一帶。萬曆時揚州鹽商資本不下三千萬兩，經營鹽業，每年可獲利息九百萬兩，至乾隆時，每年仍有豐厚的利潤。【註三三三】其中大部份用於商賈的揮霍享受，不但收藏骨董字畫的風氣熾盛，器用力求精美考究，是故片長薄技競逐，文玩、玉石、漆木之業興盛，互以新巧相尚。造辦處的

玉活計也有不少發交給揚州去做的。從院藏的宮中檔資料看到，例如乾隆四十年交兩淮鹽政做青玉象、白玉獅子、碧玉雙耳瓶等九件玉器，四十一年發交成做松巖仙館陳設玉、「停車坐愛楓林晚」陳設玉、青白玉觀音、碧玉鉢、冠架、文王鼎、寶月瓶等，四十三年發交三塊玉料做十二生肖像……。【註二三四】（圖版四七）宮中造辦處分派到揚州的活計源源不絕，一般而言，較大件的玉器都會分發給揚州，院藏宮中檔記載乾隆四十六年令做大禹開山圖，材料甚大，須用玉匠六十名分三班制，日夜輪流來琢磨，氣魄不可謂不大。【註二三五】

乾隆朝玉器不少刻了御製詩，更多的玉器在適當部位琢刻「乾隆年製」款或「乾隆御賞」、「乾隆做古」等款識。這些功夫，都是造辦處玉作的成績。【註二三六】痕都斯坦玉器（Hindustan Jade），指的是印度北部蒙兀兒帝國發展出來的玉雕工藝，揉和了中國、印度、波斯、中亞等地的玉雕風格，崇尚純色玉質，一器一色，常以植物的花葉紋飾做母題，對器耳、器底的處理絕不含糊，也以花葉裝點，常用寶石或金銀絲鑲嵌，善作細薄胎。【註二三七】（圖版六〇）乾隆二十一年，葉爾羌的回部首領大和卓木呈貢玉碗一件，當是宮中第一件痕都斯坦玉器。【註二三八】新疆回、準兩部平定後，常有痕都斯坦玉進呈，乾隆皇帝認為痕都斯坦玉用水磨治玉，所造花葉分明卻不刮手，可謂材美工巧。【註二三九】院藏此類玉器近百件，御製詩加琢於器表的也有十九件之多。【註二四〇】

乾隆時，無論痕都斯坦玉器或是宮中玉作，抑或蘇州、揚州加工所作，絕大多數的玉材是南疆密爾岱山的和闐玉，以白色、青灰色為主，或是北疆瑪納斯山出的碧玉，這些玉都是軟玉，屬角閃石類，硬度為六度。【註二四一】產於雲南、緬甸的翡翠是硬玉，屬輝石類，為鈉鋁的矽酸鹽礦物，質純者色純白，因含鉻元素而呈綠色，是為翠，含鐵元素而呈赭紅，是為翡。翡翠的硬度是六·五度。【註二四二】翡翠在乾隆中期已在宮中使用，乾隆四十八年貢入的朝珠上，已有翡翠背雲，這些多為體積小的零件佩飾，宮中稱「綠玉」或「雲玉」，蓋指來自雲南的玉。【註二四三】

在乾隆五十八年成書的「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回憶道：「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尚無定準也。記余幼時，人夢、珊瑚、青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日昂。綠松石、碧鴉犀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註二四四】乾隆時期，翡翠尚不受重視，無怪乎御製詩文集近萬首作品中，沒有吟

詠翡翠的！院藏翡翠玉器多為清晚期的作品，素享盛譽的首推翠玉白菜。白菜以一塊灰白與翠綠相雜的玉材巧雕而成，生動寫實的白菜上有兩隻俗名紡織娘的蝥斯，白菜象徵清清白白，蝥斯繁殖力強，寓意子孫衆多。翡翠白菜原是光緒時瑾妃所居的永和宮的宮中陳設，可能是其嫁妝。〔註二四五〕（圖版六一）

清代前期四海昇平，諸帝雅好藝術，宮中作坊生產各類巧雕細作，臣工也競貢竹木牙雕，珠玉玩好，海外各國也不時進獻奇珍異物。造辦處作坊乃精心構思，設計各種形制的多寶格，盛放「古今中外」尺寸小巧的各類珍玩，作為皇帝的百寶箱、玩具盒。多寶格是一種妥善利用空間的櫥櫃，在造形上力求簡單大方，然其櫃內的空間安排，則力求出奇制勝。往往多寶格中，箱中有盒，盒中有套匣，套匣中有暗屨，曲曲折折，隱隱約約，旋轉屏扇，又是柳暗花明，另一番景象。〔註二四六〕多寶格的製作，除了在宮中作坊生產外，也有發派到南方製作的，例如乾隆三十九年的一件奏摺，即是將一件多寶格木樣交兩淮鹽政去照樣做成。〔註二四七〕體積不大的多寶格，每每珍藏數十件，甚至百件的小瓷器、小銅器、玉器、琺瑯器、玻璃器、鼻煙壺、西洋進口的望遠鏡、化粧盒、香水瓶、音樂錶等，皇帝御筆及詞臣所作，小中見大的書畫冊頁及手卷，件件文物配上木座裝潢，置於區隔適宜的小天地中，並有巧思製作的囊墊護襯，防止挪動多寶格時的搖晃。（圖版六二）打開這些挖空心思設計的多寶格，逐一欣賞把玩，確可怡情移時，成為帝后燕居時的一項好消遣。於今院藏各種式樣的多寶格七十二種，內藏文物數千件，從新石器時代的良渚玉器到乾嘉君臣的書畫，從東洋日本的各式漆器到西洋法國的畫琺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乾隆皇帝是宮中藝文活動的決策者和推動者。為了展現乾隆時期的工藝水準能與前朝歷代甚至外地的作品相埒，造辦處乃不遺餘力的做製前代文物。明嘉靖年間製作的春壽雕漆寶盒（圖版六三），雕工精美，紋飾寓意吉祥，花紋繁密清晰，是一件美觀實用的點心盒子。其製作方法，是在盒上髹塗數種不同顏色的漆，每種色漆皆須塗很多遍，使各色都保持適當的厚度，然後在塗好的漆上雕刻花紋，使色漆從斜角度的刀鋒中顯露出來，是所謂「剔彩」，有別於一般在單色紅漆上雕刻花紋的「剔紅」雕漆。乾隆年間照樣做製，分層設色，展現出華麗多彩的剔彩特色。（圖版六四）〔註二四八〕康熙初期劉源供奉內廷時，為景德鎮御窯廠設計各種瓷樣，內廷製作，多出其手，為宮中殿壁畫竹，為禮部設計寶璽，為御書處製清煙墨，

乾隆三十五年所製硯形墨，仍依劉源博古墨樣稿繼續生產。【註二四九】乾隆期畫琺瑯的燒製，在康雍兩朝奠定的基礎上，精益求精，不少作品如牡丹方壺、百蝶蓋罐、團花香盒（圖版六五），都是分別做康熙、雍正時的畫樣而青出於藍者。【註二五〇】做法國里摩居（Limoge）出品的牧羊人小碟，頗為神似，是突破局限於傳統紋飾的創舉。【註二五一】（圖版六六）乾隆二十九年，下令宮中玉作做製痕都斯坦碧玉盤。【註二五二】乾隆四十五年，班禪六世喇嘛獻入銀胎綠地內填琺瑯嵌寶石蓋罐，即命宮中作房照樣做製，今院藏兩件，宛然無別，同登清燕。【註二五三】（圖版六七、六八）

乾隆皇帝雅好古書畫，院藏康熙初貢入內府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冊頁，在乾隆六十年間，自十一年始至五十七年，每每展玩欣賞，計三十二年次之多，不但次次題識，而且分別於乾隆十一年及十四年，興之所至，御筆寫義之觀鵝圖及做倪雲林畫意山水兩幀，附於驥尾。【註二五四】（圖版六九）乾隆十一年二月，意外地收得王珣的「伯遠帖」，於是把它和「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合併收藏在養心殿寢宮內的小書齋裡，特別為雅室題名「三希堂」。【註二五五】乾隆十年冬，乾隆皇帝得到了元朝四大家之一黃公望的手卷「山居圖」，認為筆墨蒼古，溪壑天成，是千古名作，一年當中，反覆品賞，題了數十段隨興的跋語和詩，到最後無處可題時，寫了一句「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註二五六】次年冬天，乾隆皇帝又得到一幅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構圖與「山居圖」彷彿，坡陀沙磧，屋舍散聚，岡陵起伏，林木交錯，互相掩映成趣。然此卷用筆用墨，極盡變化，誠如董其昌所讚揚的，是黃公望生平最得意筆。（圖版七〇）畫後黃公望的題記曰：「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僕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於南樓，援筆寫此卷，興之所至，不覺疊疊，佈置如許，遂旋填剜，閱三、四載，未得完備，蓋因留在山中，而雲遊在外故爾，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當為著筆……。」【註二五七】富春山居圖天機潑潑，筆筆有變化，畫家在大自然中所體悟出來的一些契機，躍然紙上。這幅因題記中寫到「無用師」，所以稱作「無用」卷，比起乾隆帝早一年得到的「山居圖」，用筆用墨，好上太多，可是皇帝死不認錯，仍舊覺得「山居圖」才是真蹟，令詞臣梁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題識「無用」卷：「此卷筆力柔弱，其為膺鼎無疑。惟畫格秀潤可喜，亦如雙鉤，下真蹟一等，不妨並存，因並所售，以二千金留之。」【註二五八】幸而乾隆皇帝看走了眼，無用師卷畫面才得以保全，免於題跋汙染。根據梁詩正的題識，從而知道乾隆皇帝亦價購古物。再據乾隆御筆跋「山居圖」：「丙

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藏古人舊蹟求售於人。持富春山居卷，並羲之袁生帖、蘇軾二賦、韓幹畫馬、米友仁瀟湘等圖，共若干種，以示傳恒。……恒舉以告朕……蓋以二千金留之……」。【註二五九】家道中落的安岐家族將王羲之、韓幹、蘇軾、黃公望等一流書畫家的名蹟向天府兜售。安岐（一六八三—一七四四）乃朝鮮人，父安三為康熙朝重臣明珠的幸僕，頗事攬權。【註二六〇】安岐弟安圖為明珠次子揆敘的管家，揆敘官至工部右侍郎，安岐在長蘆做鹽商，安家也為揆敘掌理經營財務鹽業生意，互相援引，不但揆敘貲財豐厚，安家也富甲一方。【註二六一】安岐有財力也有目力，以致江南舊家名蹟皆就政於安岐，求售於安岐，唐閻立本「職貢圖」卷、趙幹「江行初雪圖」卷（圖版五六）、懷素「自敘帖」、蘇東坡「寒食帖」都在其古香書屋中收藏。乾隆七年編成私家藏品的書畫目錄「墨緣彙觀」，其中書畫都具有相當的水準。【註二六二】怎奈墨緣短暫，如春花飄零，雲煙解散，乾隆十一年已無法世守，徒傷聚之難而散之易！這筆書畫買賣是靠大學士傅恒仲介，而非世傳的沈德潛。【註二六三】

傅恒（一七七〇）官至大學士一等忠勇公，祖父米思翰為康熙時戶部尚書，父李榮保，官察哈爾總管，子福靈安（一七六七）、福隆安皆為乾隆帝駙馬，一門顯貴。【註二六四】傅恒早歲，侍直禁近，亦好收藏，曾得宋米芾「蜀素帖」（圖版七一），此卷詩體具備，妙墨入神，曾經由明代書畫家沈周、祝允明、文徵明諸家賞鑑，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〇）、董其昌、高士奇、王鴻緒（一六四五—一七二三）諸家收藏，赫赫名蹟，乾隆帝早已垂涎，傅恒卒於乾隆三十五年，福隆安繼承此卷，乾隆四十七年，福隆安家失火，蜀素帖剛巧送出裝裱而倖於免難，事後乾隆帝即強收入內府，乾隆五十三年，福隆安子御前侍衛豐伸濟倫家又失火，乾隆帝感慨，若此卷不入內府，或已遭祝融之厄。【註二六五】

唐顏真卿「祭姪文稿」卷（圖版七二），端莊流麗，筆精墨妙，所謂「忠義光日月，書法冠唐賢。」曾著錄於「宣和書譜」，是流傳有緒的巨蹟。乾隆五十一年，兩淮鹽政向淮揚鹽商「貰之」借來進獻內府。【註二六六】凡督撫、將軍、詞臣、織造、關差、鹽政等皆時有貢獻，例如：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時，致仕禮部尚書沈德潛呈進書畫七件，包括董其昌的書法、文徵明、唐寅、王鑑、王翬、惲壽平的山水和花卉。【註二六七】沈德潛在九十六歲的高齡，仍進呈書畫，如張擇端「清明易簡圖」，今在院藏。【註二六八】錢陳群曾進唐張南本畫「華封三祝圖」、元王淵「梅雀報

春」卷。【註二六九】廣東巡撫圖薩布於乾隆五十三年進呈器物，包括定窯洗、宣德霽紅瓶、鈞窯佛供、琺瑯七珍八寶、奶茶碗、洋漆奶茶碗、舊玉壁、玉梅瓶、玉扇柄、林林總總，煞是不少。【註二七〇】

清宮皇室文物的收藏，在乾隆時期達到顛峰，宮中造辦處各作房自己成做的活計，發派給各地鹽政、織造的差使，展現出清朝美術工藝在各方面的成就。外國的朝貢、臣工們的進獻或皇帝自掏腰包價購的骨董書畫、琳瑯秘籍，更使歷代珍貴文物回流，豐富了此一皇室珍藏。

嘉慶皇帝（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即位後，常頒訓諭，禁止奢靡之風（圖版七三）。嘉慶帝為乾隆皇帝十五子，素喜儉僕，起居服飾，不肯華靡，而且在六十餘年浮侈習尚之後，頗思整頓，下令臣工停止彼此餽贈及進獻方物，以期還淳返樸。肅親王曾因備進玉器等陳設給皇子而受責罰。【註二七一】宮中作坊也陸續停工。【註二七二】嘉慶朝在文物方面略有增長，則是靠和珅（一七五〇—一七九九）的抄家與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的抄家。和珅自乾隆四十年至嘉慶四年（一七五五至一七九九）官運亨通，寵任冠朝列，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銜。長子豐紳殷德（一七七—一八一〇）與乾隆帝最寵愛的和孝公主（一七七五—一八二三）結親。嘉慶四年，和珅因驕侈貪惡而獲罪，藉沒家產，其中珍寶無算，縹緲秘籍不在少數。趙孟頫墨跡就有十軸，宋版五經三部。古玩舖十三座、玉器庫兩間、當舖七十五座、銀號四十二座。【註二七三】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和珅罪有應得，而嘉慶內庫也得以充實。畢沅是乾隆廿五年（一七六〇）狀元，曾任甘肅巡撫、河南巡撫、湖廣總督。嘉慶二年卒於任上。因畢沅在黔楚苗匪起事之初，處理不善，貽誤地方，嘉慶四年，又追產入官。畢沅以文學起家，愛才下士，但不長於治軍。【註二七四】按畢沅在乾隆四十七年，曾因高樸私採玉石案，降三品頂帶，雖仍留任甘肅巡撫，但受罰不准呈進貢物，清楚說明畢沅在此之前是常呈獻禮物給乾隆皇帝的。【註二七五】院藏李廷珪墨深受乾隆帝喜愛珍視，（圖版七四）將養性殿中一間溫室，名為「墨雲室」，並御製《墨雲室記》玉冊來紀念。根據《墨雲室記》，此墨乃是畢沅所進。【註二七六】而院藏的許多書畫，如：倪瓚自書詩稿冊、文徵明書莊子冊、董其昌論

畫冊、元人詩翰冊、宋元集繪冊、王翬、邵彌、藍瑛、程嘉燧、錢穀、沈士充等人的山水冊，皆有「畢沅審定」印。〔註二七七〕且皆在嘉慶年間〔石渠寶笈三編〕著錄，極可能是畢沅身後，嘉慶四年沒入內府的。

嘉慶朝內府增添文物中，最有價值的是散氏盤（圖版七五）。西周晚期的散盤中鑄錫三百多字的長銘，記載散、夬兩國因土地糾紛而定的契約。散盤於康熙年間出土，先後在江南藏家間流轉，嘉慶十四年，嘉慶皇帝五十萬壽，申命臣工不准進獻珠玉等物件，書冊字畫准進，鹽運使額勒布以散盤呈進，使這件宗邦重器入列石渠。〔註二七八〕

嘉、道以下，國事螭蟾，對內有白蓮教、太平天國等作亂，對外列強要求開放通商，先後有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戰事，皆戰敗，割地賠款，民生凋弊，財政困難，帝王已無暇於藝事，內府收藏的經營遂擱置一旁。

清宮內府文物主要是靠清初接收明代內庫收藏及康、雍、乾三朝的致力搜求，萃之天府。然而此一收藏也有因賞賜、掠奪、火災而耗損。康熙時喜將內府作房生產的松花石硯、鼻煙壺、玻璃器賞給重臣，畫琺瑯、瓷器賞給外國使臣及元首。雍正時也很大方的將精緻的鼻煙壺、畫琺瑯、瓷器等賞賜封疆大吏。〔註二七九〕乾隆時除了將自己御筆書、畫賞給詞臣，也將內府收藏字畫賞出，例如曾賞給十一子成親王「平復帖」，〔註二八〇〕編纂〔石渠寶笈〕淘汰不入目者亦賞出不少，例如賞給釐定內府儲藏書畫有功的阮元宋人「貨郎圖」、元人「戲嬰圖」、董其昌手札、惲壽平山水、元趙子昂「無量壽佛」等。〔註二八一〕乾隆三十四年國子監文廟修建完成，頒賜十件周朝青銅彝器作祭孔用，乾隆三十六年又頒十件周朝禮器給曲阜孔廟。〔註二八二〕同時也經常賞給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禮物，如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賞給達賴喇嘛者，計有白玉觀音、佛像等四十多件禮品。〔註二八三〕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戛爾尼進謁，乾隆皇帝賞賜給英王喬治三世及使臣們的禮品十分豐厚。〔註二八四〕而根據〔大清會典事例〕，高麗、安南、暹羅、琉球等外國時有進貢，禮部預備皇帝行賞禮品，包括大量的御窯瓷器、鼻煙壺、玉器、琺瑯器、玻璃器。……〔註二八五〕道光皇帝（一八二一—一八五〇）賞賜不少書畫、銅器給奕訢（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奕誌等親王、皇子。〔註二八六〕光緒時，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

曾賞給侍奉太后，研指繪事的繆嘉惠女史元代鄒復雷的「春消息墨梅」卷，〔註二八七〕曾致贈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商朝銅觚禮器，以賀其登基五十年紀念。〔註二八八〕此僅舉其一端。最令人扼腕的是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英法聯軍入侵，英法兩國官兵將圓明園的文物掠奪殆盡，〔註二八九〕大英博物館所藏晉顧愷之「女史箴圖」、法國吉美博物館所藏郎世寧繪「木蘭圖」、「哈薩克呈馬圖」、「康熙南巡圖」、「乾隆南巡圖」等皆是。〔註二九〇〕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拳亂，引發了八國聯軍的入侵，〔簪簪叢記〕載庚子所失宗廟法物、館閣圖書、內府寶物，林林總總，不可勝記。〔註二九一〕

祝融為虐也是防不勝防，嘉慶初乾清宮文壽殿、昭仁殿大火，無數宋版書難逃此劫數。同治八年夏武英殿的火災、光緒二十六年儀鑾殿的火災等，也都使珍版圖書受到浩劫。〔註二九二〕民國十年遜帝溥儀在清宮「查陳設」作清點工作，發現帳目不合，有監守自盜的情形，就杖打太監，傷人不少，並且下令繼續追查。民國十二年太監縱火將建福宮、中正殿附近一帶，包括靜怡軒、妙蓮花室、延春閣燒光，延春閣花園，為乾隆帝遊幸之所，內有宮殿數幢、皆楠、松等木料建築，愈燒愈旺，燒了一個月。〔註二九三〕建福宮中放置了不少玉器、字畫精品，據內務府報告，焚毀歷代文物六六四三件，包括周至元的銅、玉、瓷等。〔註二九四〕

民國十三年之前，清遜帝溥儀仍居住在紫禁城，溥儀將內庫收藏視作私產，在此十餘年間，任意賞賜、變賣或抵押。例如：宣統八年十一月及九年三月賞賜師傅陳寶琛、伊克坦、梁鼎芬、朱益璠等人唐宋名人像冊、米芾真跡卷、范寬夏峰圖、王時敏畫卷、惲壽平山水軸等，也不時有遺老向溥儀借觀法書名畫，經常有借無還。〔註二九五〕而「內務府」為了籌辦經費，每年拿古玩、字畫、瓷玉、金銀出去變賣或向銀行抵押。〔註二九六〕更有甚者，溥儀以賞其弟溥傑為名，把宮中的字畫精品以化整為零的方式，盜運出宮，總數約一千多件書畫手卷，兩百多種冊頁、掛軸，兩百多種宋版書。〔註二九七〕清宮文物經過這些折騰，損失不可謂不巨，幸而故宮博物院及時成立，杜絕偷盜、變賣，管理上軌道，免於火災，使文物不再繼續流失。

故宮博物院自抗戰勝利後迄今，賴各方的慷慨捐贈，文物精品也不斷的成長。例如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商人陳詠仁將毛公鼎獻給國家。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圖版七六）清末在陝西出土，旋為陳介祺珍藏，器內銘文五百字，是商周金文中最长的一篇，敘述毛公輔佐周王，治理國家內外、大小政務及受厚賞的內容。銘文渾穆淵雅，可抵尚書周誥一篇，形制碩偉端謹，的是希世典謨，家國重器。（註二九八）例如民國三十九年，日本歸還我國戰時掠奪品，其中包括巨幅八扇碧玉花鳥屏風、金漆大士、象牙塔、象牙球等。（註二九九）

民國六十六年，馬鴻逵將軍夫人捐贈唐玄宗玉冊（圖版七七）、宋真宗玉冊兩組。（圖版七八）皇帝在泰山舉行封禪，禪地祇的祝禱文辭均先加刻於玉冊上，玉冊形制仿竹簡，典禮禮成，玉冊封於玉匱，以五色土圓封於祭壇上的石礎中。玄宗、真宗玉冊皆於民國初年在山東泰山出土，為我國中古時期禮器中的稀珍。（註三〇〇）

致廣大而盡精微，南宋朱熹的學說是中國思想史上論證最慎密、清晰的哲學體系，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的朱熹「易繫辭」卷是朱熹墨蹟中字體最大的精品（圖版七九），道光時賜給恭親王弈訢，後流落日本，為旅日僑領林宗毅先生購得，民國七十二年慷慨捐贈本院，可謂合浦珠還。（註三〇一）

宋朝蘇東坡的寒食帖，爽利酣暢、放任自如，是東坡最有名的墨蹟（圖版八〇）。蘇東坡四十九歲時謫流黃州，作寒食詩，寫寒食苦雨，臥病床榻，傷時悲己，難有作為的心境。這個手卷可以說詩、書雙美。寫後九百年間，迭經元、明清內府及名家收藏，前後十九次易手，民國七十五年由院方價購收回此項清宮舊物，法書重寶，意義非凡。（註三〇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一直致力妥善維護藏品文物，希望綿引勿替，傳之永久，同時也努力於補充中國美術史上的缺頁，增購藏品有史前陶瓷、新石器時代的紅山玉器（圖版八一）、良渚玉器、商早期銅器，六朝以來佛教造像（圖版八二）、清晚期書畫等，總之使本院收藏成為一部活的、完整的中國美術史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註 釋

【註一】：包遵彭：中國博物館史，頁二五—二六，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六四。

【註二】：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頁一一—一九，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一九五七。

【註三】：譚日岡：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頁三七，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一九六〇；

包遵彭：前引書，頁二三；

清宮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在清末移至國子監，民國初亦屬歷史博物館，共八千麻袋。民國十年被視為爛字紙，售于紙舖，後輾轉為中央研究院購回，今藏於南港中央研究院。見李光濤：記內閣大庫殘餘檔案。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一冊，頁二二一—二六八，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六。

【註四】：梁國志：欽定國子監志，卷一九、頁一七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六〇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十六），頁一八二五，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台北，華文書局，一九六四；

張臨生：眞贋相移的國子監周範十器，故宮文物月刊，七三期（一九八九·四），頁三四—五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註五】：張譽：南通博物院品目序，教育錄，卷四，頁一一二，張季子九錄，中華書局。

【註六】：譚日岡，前引書，頁三八：「二十二年十月五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三七七次會議，內務部所屬古物陳列所所存物品，均劃作中央博物院基本物品，查此項物品原藏前清內府，乾隆時，分儲於奉天、熱河兩行宮，民國初年，由內務部運歸北平，陳列於文華、武英等殿，名其地曰：「古物陳列所」。」

【註七】：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頁二六九，「二十六年春（一九三七），徐中舒君為中央博物院選購書中（善齋彝器圖錄）百器，深慶器得所歸。」頁一六九，「余（容庚）請傅斯年（理事會秘書長）為中央博物院收其藏器，乃以七萬元購得二百又七器。」哈佛燕京社，一九四一，台北，大通書局，一九七三翻印；

南京博物院六十年紀事，頁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四千元收購東莞容氏頌齋藏品三件。南京博物院，一九九三。

【註八】：那志良，前引書，頁一七一—二〇，一共南運一九、五五七箱文物。

【註九】：那志良，前引書，頁一三五—一五〇。

【註一〇】：那志良，前引書，頁一七二—一九二。

【註一一】：那志良，前引書，頁二三〇，故宮博物院存台文物二、九七二箱，中央博物院文物計八五二箱，共計三八二四箱。

【註一二】：那志良：故宮四十年，頁一四八—一五四，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

【註一三】：司馬遷：史記，封禪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冊一，頁四六四，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七。

【註一四】：司馬遷，前引書，貨殖列傳，百衲本二十四史，冊二，頁一二三、一二八；

葛洪輯：西京雜記，卷六，頁一八一—一九，條陳漢代關中發冢監墓，得古物奇器之情況。四部叢刊初編，冊二七，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

【註一五】：班固：漢書，卷四七，文三王傳，百衲本二十四史，冊三，頁一八五一；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漢木槨墓，考古一九六五·六，頁二六八—二七二，三〇〇。

【註一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頁三一—一〇，敘畫之興廢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二二，頁二八〇—二八三。

【註一七】：宋人：景德四圖，第四段太清觀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典藏號：調二二七—〇）。

【註一八】：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一，頁九—一五，敘國朝求訪。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第一集，第十冊，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

【註一九】：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六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六五；

譚怡令：蠟梅山禽軸，故宮文物月刊，一〇〇期（一九九一·七），頁七三。

【註二〇】：宣和畫譜、宣和書譜，不著撰人名字，記宋徽宗時內府所藏諸書及諸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一三，頁六七、二〇七提要。

【註二一】：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四三；

江兆申：山鷓鴣雀，早春與文會—談故宮三張宋畫，故宮季刊，卷一一，四期（一九七七），頁一四—一六；

林柏亭：小景與宋汀渚水鳥畫之關係。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圖錄，頁六四—六五。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五；

鈴木敬（魏美月譯）：司印散考，根據國權及大明實錄，洪武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所載，是日始置諸司勘合。實錄更詳細的說：「其制以簿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半印勘合應用極廣，官衙文移收受、外藩屬國賞賜、內府圖書、書籍當皆包括在內。故宮文物月刊，九七期（一九九一·四），頁三四—三八。

【註二二】：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三，頁一（快雪時晴帖），卷一，頁五—六（遠宦帖），卷一，頁一五—一六（書譜），卷一，頁一六—一七（鵲鴿頌），卷一，頁一八—二四（祭姪文稿），卷一，頁二四—二七（朱巨川告身），卷一，頁二八—三五（自敘帖），卷三，頁五—八（唐韻）。

【註二三】：鄧椿：畫繼，卷一，頁三—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一三，頁五〇六—五〇七。

【註二四】：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二（早春圖軸），卷五，頁五九（雙喜圖軸），卷五，頁七三—七四（萬壑松風），卷六，頁二二九—二三〇，宋元名繪（狸奴小影）。

【註二五】：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一章四節，宋代吉金嘉石之發現與聚散，頁一八—一九。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八二。

【註二六】：葉夢德：避暑錄話，卷下，頁一八—一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六三，頁六八二。

【註二七】：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冊四，頁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宋代的金石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

【註二八】：葉國良：博古圖修撰始末及其相關問題，台北，幼獅學誌，卷一八，一期（一九八四），頁一三〇—一四二。

【註二九】：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故宮銅器圖錄，上冊，下編，頁二六（父癸鼎），圖下肆參，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一九五六；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一，頁三一—三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四〇，頁三八八。

【註三〇】：翟耆年：續史，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六八一，頁四二八。

【註三一】：宋史，卷二一，徽宗本紀，頁一，政和二年四月甲午宴蔡京等於太清樓。百衲本二十四史，冊廿五，頁一九二三；

王明清：揮塵餘話，卷一，頁二二—一八，蔡元長（京）作太清樓特燕記，保和殿曲燕記，詳述召宴群臣，極一時之盛的景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〇三八，頁五七二—五七五。

按太清樓自眞宗以來，即爲皇帝藏書玩古及收蓄歷朝御書之所。晏殊謝觀書表，有「丹函翠蘊藏先聖之寶章，綈裘縹囊集九流之闕籍。」之句。見王應麟：玉海（一），卷廿七，帝學，頁一二，台灣華文書局。慶曆時，遼國遣使贈遼興宗御書千角鹿圖，仁宗遂於太清樓下，召近臣觀賞，次日又敕命婦觀之。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六，頁二三。

【註三二】：宋史，卷二一，徽宗本紀，頁一，政和二年七月丙子置禮制局。百衲本二十四史，冊廿五，頁一九二—三。

【註三三】：故宮銅器圖錄，上冊，下編，頁七一—七二（政和鼎），圖下壹壹肆；

蔡汝芬：政和鼎，故宮文物月刊，一〇四期（一九九一，一一），頁一。

【註三四】：宋史，卷二二九，樂志，頁一一二，百衲本廿四史，冊廿六，頁二〇四—二〇。

【註三五】：張臨生：衆樂之首，故宮文物月刊，四五期（一九八六，一二），頁二〇—二五。

【註三六】：靖康稗史之六，呻吟語，頁二。趙詒琛輯：己卯叢編，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二；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七，頁六一—一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三五〇，頁七五〇—七五四。

王應麟：玉海（三），卷六九，頁二四：紹興初，政和新成禮器，因渡江散失，獨存五件。

【註三七】：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四，頁三。國學基本叢書，冊二六〇八，頁一〇九，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

楊鈞：增廣鐘鼎篆韻，頁三，馮子振序：「靖康北徙，器亦併遷，金汴季年，鐘鼎爲祟。宮殿之玩，毀棄無餘。」即指此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

【註三八】：蔡和璧：宋官窯特展圖錄，頁三一—一五，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九。

【註三九】：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七，南薰殿圖像，頁一一三；

故宮圖像選粹，圖版一一五，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

【註四〇】：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冊四，頁一八八七。

【註四一】：陸心源輯：宋史翼，卷二七，頁三三—二四。趙鐵寒：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冊一九，頁一一九七—一九九，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七。

【註四二】：蔡和璧：獨占魁首的汝窯，故宮文物月刊，一五期（一九八四，六），頁九〇—九五；

蔡汝芬：素漆之美，故宮文物月刊，三五期（一九八六，二），頁五四—五五。

【註四三】：周密：武林舊事，卷九，頁一一—一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五九〇，頁二七二—二七九。

【註四四】：談遷：北游錄，紀程，頁二二，「德祐二年（一二七六）正月（宋）帝遣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元命宋內侍王堃入宮，收袞冕、圖籍、寶玩、車輅、輦乘，簿摩等物。」此乃根據謝太后親族謝緒之言。談遷：國權，冊十，附錄，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八。

【註四五】：王士點：秘書監志，卷五，頁一一—一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五九六，頁八〇一。

【註四六】：王惲：書畫目錄，頁三六，藝術叢編，第一集，冊一七。

【註四七】：胡敬：南薰殿圖像考，卷上，頁一四。胡氏書畫考三種，頁三一九，台北，漢華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七一；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七，頁二二—二三；

故宮圖像選粹，圖版二〇

【註四八】：楊瑀：山居清話，卷二，頁九—一〇，天曆初建奎章閣之規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〇四〇，頁三五六—三五七；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頁四—三三，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一。

【註四九】：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二，頁一七一—一八（江行初雪圖卷），卷五，頁一六一—一七（關山行旅軸）卷五，頁六六（蠟梅山禽軸），卷五，頁一五三（梅竹聚禽圖軸）；故宮文物月刊，四九期（一九八七，四）封面、封裡（寒食帖）

【註五〇】：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頁二五，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叢刊，一九八一。

【註五一】：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五，頁一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二二〇三，頁六〇〇；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一，頁五〇—五三。

【註五二】：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八八—八九；

劉松年畫羅漢，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〇。

【註五三】：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一四八（枇杷猿戲圖軸），卷五，頁二八（蕭翼賺蘭亭圖卷），卷五，頁二四—二五（溪山林叢圖軸）

【註五四】：張廷玉：明史，卷一二五，徐達傳，百納本二十四史，冊卅八，頁三〇三五九。

【註五五】：胡敬，前引書，南薰殿圖像考序，頁二八二，「元代服制，史冊失紀，考元自中葉以後，凡朝祭之服，參用唐宋制度，而舊俗要未嘗廢，圖中鉞笠罽姑猶存本色。」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七，頁四七（元代帝半身像冊），卷七，頁五〇—五一，（元代后半身像冊）；

故宮圖像選粹，圖版三〇—三六。

【註五六】：李東陽等撰：大明會典，卷一九四，頁三十四，宣德八年燒製龍鳳紋餐具，台北，東南書報社，一九六三。

【註五七】：王宗沐：江西省志（萬曆二十五年序刊本），卷七，陶書，頁三三—三四。

【註五八】：張廷玉：明史，卷八二，食貨志，頁一一，萬曆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件。百納本廿四史，冊卅八，頁二九八〇二。

【註五九】：明神宗實錄，卷四三四，頁一〇，萬曆三十五年六月乙卯：萬曆十九年，內承運庫正派瓷器尚有萬餘件未燒成。明實錄，冊一一五，頁八二二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六二。

【註六〇】：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頁三三五—三六九所列明代景德鎮官窯燒製瓷器件數資料，粗估約二百多萬件，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

【註六一】：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頁八四—八五。

【註六二】：張臨生：我國明朝早期的掐絲琺瑯工藝，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卷一五，頁二七—二七三，台北，一九八六；李東陽：大明會典，卷二〇七，頁二七六三。

呂愷：明宮史，卷二，頁一一，卷四，頁一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六五一，頁六二四、六五一—六五五。

【註六三】：索子明：中國漆工藝研究論集，剔紅考，頁四—一五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叢刊，一九七七；高濂：燕閒清賞，頁一五七。藝術叢編，第一集，冊二八。

【註六四】：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萬曆己丑年製紅雕漆長方八角盤（典藏號：閩三九五之五）有黃簽貼附：乾隆五年正月初四日收；

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頁五—六，曹璽進物單中亦有雕漆香盒，台北，偉文公司，一九七七。

【註六五】：陸容：菽園雜記，卷九，頁七，筆記小說大觀，三編，台北，廣文書局，一九七〇。

【註六六】：劉若愚：酌中志，卷七，頁三，總頁一二三，台北，偉文出版社，一九七六。

【註六七】：朱柁於洪武十一年封爲晉王，柁修目美髯，顧盼有威，多智數，諸王皆習兵事，但晉、燕二王尤被重寄，燕王即後來的明成祖。明史，卷一一六，頁五—六，百衲本二十四史，冊卅八，頁三〇二七五。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八（韓幹洗馬圖），卷五，頁七八（李迪風雨歸牧圖），卷五，頁九三，（馬遠月夜撥阮軸）卷五，頁一七，（關全關山行旅），卷六，頁一八（名繪集珍—荷亭銷夏），卷六，頁一八六（名畫集真冊—暮雪寒禽）皆有司印半印及朱柁收藏印，如晉府圖書、晉府奎章、清和珍玩等，可證爲內府賜出。而其藏品如玄宗鵲鵲頌、李衍雙松圖、楊昇山水卷、宋人勘書圖等，因無司印半印，或經由其他管道收藏；

鄒縣明魯王朱檀墓，文物一九七二，一，頁八二，載明太祖第十子魯王墓，出土了古琴、古畫和典籍。宋高宗題金粉葵花蛺蝶、元錢選白蓮兩卷都有元皇姊圖書印，但無司印半印，亦無法證明是由內府所賜。

【註六八】：張廷玉：明史，卷二六，沐英傳，百衲本二十四史，冊卅八，頁三〇三七四—三〇三七六。

Steven Owyang: The Huang Lin Collection (黃琳的收藏), Archives of Asian Art, XXXIV (1981), pp. 59-60.

【註六九】：王鏊：震澤集，卷二四，頁十一—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二五六，頁三七七—三八四。

【註七〇】：楊榮：楊文敏公集，卷一，頁一四，永樂時太宗皇帝，因楊榮在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失火時，雖火勢猛烈，因奉天門東切近秘閣，乃奮不顧身，率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搶救出來，免於災。太宗皇帝嘉之：「不避艱危，可謂歲寒松柏也」。賜銀酒鍾、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卷一，頁二二，「宣宗皇帝嘗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圖，題詩其上，裝潢成卷，并賜端硯，御用筆墨及白磁酒器、茶鍾、瓶罐、香爐之類」。正德十年刊本。

【註七一】：王士禛：居易錄，卷二〇，頁九，海天旭日圖卷，後有趙孟頫書海賦，虞集跋。宣德七年七月大學士楊榮蒙賜此卷，跋曰：「臣榮備職內閣，恭逢

【註七二】：聖治休明，禮樂隆盛，泮沐之暇，皇上御延英閣，特召臣等，出內庫書畫縱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六九，頁五五三。
嚴嵩，袁州分宜人，今屬江西。明弘治十八年進士，頗有文名，嘉靖二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進入內閣，掌國柄二十年，貪汙受賄，迫害忠良，（明史）編入奸臣傳；

文嘉：鈐山堂書畫記，隆慶二年（一五六八），跋曰：「嘉靖乙丑……余往閱官籍嚴氏書畫，凡分宜之舊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諸新宅所藏，盡發以觀，歷三閱月，始勉畢事。」藝術叢編，第一集，冊七，頁三九一六四，列舉所見名蹟，盧鴻草堂十志圖卷，清明上河圖皆在其中。
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卷八，頁二二一，載嚴氏所藏書畫；

【註七三】：王士禛：居易錄，卷二五，頁一〇——二。（甬州朝野異聞錄）載籍沒嚴嵩家財細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六九，頁六二〇——六二一。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美術叢書（十），二集，第十輯，卷上，頁一九四：「……於秣陵，逍遙登眺，晤舊同寅董君（諱德鏞），閒談間，始知別後適值兵興，水衡之錢，日應軍需，猶虞不給，且川湖道梗，陡缺銅商，凡內帑銅器，悉充鼓鑄，間有古色陸離者，董君心知奇器，亦未敢議留。」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

【註七四】：談遷：國權，冊十，卷一〇〇，頁六〇三六。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八。

【註七五】：談遷：國權，冊十，卷一〇一，頁六〇七四。明末戶部籌不出軍餉，四處徵解搜掠，十分艱難，誰能料到大內舊藏黃金四十餘窖，三千七百多萬，若早先只拿出零頭，即可從容應付！

【註七六】：談遷：北游錄，紀郵下，二四一條，頁一八「同朱義儒過吳醫。吳於亂時以賤值購得大內書畫古器若干，因出杯珖瓶注，俱舊玉各一，崑崙奴一，又宋馬遠商頌圖。高宗所書李息齋竹二幅，蘇子瞻竹一幅，吳仲圭山水圖，元人碧桃圖……又黃荃萱竹圖，為嘉靖四十三年籍伊府典契物。譚首標識尚存，終幅半印，題溫字某號……。」是知明末亂世，內庫文物流失嚴重，並悉嘉靖間嚴嵩籍沒抄家後，不少文物回流內庫，萱竹圖乃其一；
談遷：國權，冊十，卷一〇四，頁六二〇九，弘光元年五月，在南京，馬士英主導局面，清兵渡江，福王從內臣帶千餘騎兵出通濟門逃難，次日皇太后赴馬士英家，以四百騎兵也出通濟門，追隨福王，置百姓於不顧。軍民大譁，掠南京大內金幣器具為盡。

【註七七】：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五，頁七，順治元年，多爾袞「以書徵故明大學士馮銓，銓聞命即至，王賜以所服衣帽，鞍馬、銀幣。」總頁五四；卷一二，頁五，順治元年十二月「賜大學士馮銓、謝陞、洪承疇等各黃金二十兩、白金一千兩，嵌寶金鍾盤二副，螺鈿盒二架。玉壺一執。」總頁一三九；卷二四，頁七，賜洪承疇妻「銀百兩，貂皮二百張」，總頁三三〇，台北，華文書局，一九六四。

【註七八】：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三，頁五，順治二年正月「賜宜爾登巴圖魯珊瑚數珠，蟒緞、玉盃等物。」總頁一四七；「賜札魯特部落額參德，毛奇塔達蟒緞、玉盃等物。」總頁一四八；卷一三，頁一一，順治二年正月「分賜公主、格格等內庫金珠器物。」總頁一五〇。

【註七九】：定陵，下，圖版七一（金爵盤）、九八（玉杯），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三六號，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

【註八〇】：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二七，頁九，總頁三二一。

【註八一】：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二五，頁九，總頁二九五。

【註八二】：談遷：北游錄，紀郵上，一七六條，頁六六：「己酉，午過吳太史（吳偉業，號梅村）云：「先朝節慎庫內圖書，俱係宋宣和物，金人入汴歸于

燕，元仍之。明初徐中山（達）下燕封府庫圖籍。甲申之變，李賊遁，都人清宮，孫北海（承澤）身入大內，見封識猶中山時也。今散佚無一存。向分賜諸臣書畫，北海得太觀法帖，宋高宗所賜喻樞者，多鍾王秘蹟。又李賊焚六科廊，而先朝之疏抄盡矣。」按孫承澤與吳偉業係同年友，此段記錄明內府收藏圖書、文獻之毀，極重要。

【註八三】：宋犖：筠廊偶筆，上，卷五，頁六，「順治三年七月二日，上出大內歷代珍藏書畫賜廷臣，先文康以大學士蒙賜，明年臨洛李台辰侍先文康夜飲，先公以謝表相委，李揮毫座上如風雨，脫稿時才一鼓耳，一時筆下，傳為美談。」筆記小說大觀三編，冊九，頁五八二九，台北，新興書局，一九七四。

【註八四】：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二，頁一一，「丁巳四月初二日，過宋牧仲學刑部邸舍觀書畫，洛神賦全圖卷長丈許，山用鑿頭，餘皆丹碧，上有元公主金闈小印，是宋人臨閣立本筆，世祖順治三年賜閣臣內府藏書百軸，此其一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七〇，頁一六八。

【註八五】：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三九一四〇（雪山蕭寺），卷四，頁五九一六一（溪山清遠），舊藏盛京故宮，卷五，頁三〇七（戲猿圖），卷五，頁一五三（梅竹聚禽圖），卷五，頁二五（溪山林藏圖）。

【註八六】：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三，頁八，順治二年「大學士謝陞病篤，上疏乞休，并請繳還「賜物」，……賜物不准繳進。」皇帝的賜予在適當的時機「繳還」，似乎是合於禮數，否則這位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不會有此舉動，宋權、索尼等人的部份賜物，可能是在宋犖、索尼圖手上，進獻歸還的。

【註八七】：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一，頁六八（詩帖），原屬於中央博物院文物；卷五，頁二二二（容膝齋圖）。

【註八八】：清史列傳，卷六，頁一五一六，索尼傳，舉索尼無狀行徑，庫內取漆琴，乃其一。台北，中華書局，一九六四。

【註八九】：蘇天鈞：北京小西天清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六三·一，頁五〇一五八，康熙十四年，正值索額圖受重用之際，幼女黑舍里氏七歲夭折，墓碑由國子監祭酒沈荃撰文并書丹，候補侍讀馮源濟篆額，長沙府通判、宮中器用設計大師劉源填朱。

【註九〇】：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六，頁一〇一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二九八，頁八三。

【註九一】：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二，頁五（公讎詩），卷二，頁二〇（思宗書九思二字）卷五，頁一五一（子母雞圖），卷五，頁二八二—二八三（溪亭高話），卷五，頁二八八—二八九（半窗晴翠）卷五，頁二九〇—二九一（三友百禽）卷五，頁二九四（春遊晚歸），卷五，頁三〇七（三陽開泰圖）卷五，頁三〇七（花下狸奴圖）卷五，頁三二〇（畫鷹），卷五，頁三三三（秋鷺芙蓉）卷五，頁三三三（秋渚水禽）

【註九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卅），御製詩五集，卷九三，頁三三三，乾隆帝令「查內府及太常寺庫，止有明代之舊壁、琮，並無大圭、鎮圭二器。」是知接收明宮時，內庫還存有不少玉璧、玉琮等禮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頁七三一，「文淵閣書目四卷」條下曰：「文淵閣書散失殆盡。國初曹貞吉為內閣典籍，文淵閣書散失殆盡，貞吉檢閱，見宋刊歐陽修居士集八部，無一完者。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按清代文淵閣建於乾隆時，此處文淵閣是指明代的文淵閣（或謂即清內閣大庫之東庫），當時為藏書及閣臣辦事之所，曹貞吉為康熙三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生而嗜書，他所看到的書應當是明宮文淵閣的舊藏。由正文中及此處所舉例亦可見，接收明宮時，宮中各處仍有不少劫後餘存。」

【註九三】：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三，頁二，戊申（康熙七年）王士禎曾睹世祖皇帝御筆渡水牛、風竹等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七〇，頁一七九；談遷：北游錄，紀郵下，三二七條，頁二六，有以御畫竹貽朱太守（之錫），蓋棄紙也，曹太監化淳姪孝廉得之所貽。『朱之錫時為弘文院大學士，聘談遷為幕友秘書。』

【註九四】：談遷：北游錄，紀郵下，三二五條，頁二五、二六。

【註九五】：談遷：北游錄，紀郵下，三四五條，頁二八。

【註九六】：Alfons Vaih.S.J.（楊丙辰譯）：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S.J.湯若望傳，冊一，頁三三三—三三六，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九。

【註九七】：清世宗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雍正八年刊本），頁一一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七一七，頁六一六—六一七。

【註九八】：朱珪：皇朝詞林典故，卷一，頁一〇—一一，康熙廿三年，帝南巡，泊燕子磯，讀書至三鼓，侍講學士高士奇奏請康熙帝休息，帝諭曰：「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祚，輒以學、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所讀書，必使字字成誦。」嘉慶十年（一八〇五）殿刊本。

【註九九】：皇朝詞林典故，卷一，頁一一—一三，康熙廿四年六月，帝諭曰：「通鑑一書，關於治道，尤為切要。……皆以硃筆，手自點定。」

【註一〇〇】：皇朝詞林典故，卷一，頁一七一—一八。

【註一〇一】：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三，「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沈荃官至詹事府詹事，加禮部侍郎；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頁九〇七，康熙廿一年十月六日，陳廷敬奏曰：「江南董文驥字甚佳」，上問：「視沈荃如何？」可見沈荃在康熙帝眼中的份量。頁一六二，康熙廿六年四月廿六日，上曰：「即如寫字一事，沈荃在時，極喜書寫，從無厭倦。」頁二二六，康熙五十五年閏三月十六日，善於字畫之人，並無給諡號之例。禮部侍郎沈荃，特旨曾給文恪諡號。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二，頁二三（沈荃書伊川四箴軸），卷八，頁六，（沈荃仿晉人書、仿米芾詩帖等）

【註一〇二】：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凡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二六，頁四七〇；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八，頁二，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朕萬幾餘暇，臨摹古人書法，於明董其昌真蹟尤加欣賞。茲來松江，特書芝英雲氣四大字扁額……往懸於其家。其昌曾孫董建中家貧可憫，著吏部遇就近省分州同員缺，即與補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二二九九，頁七九。

【註一〇三】：皇朝詞林典故：卷一，頁一六一—一七「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批覽督撫摺子，及硃筆諭旨，皆朕親書，從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

【註一〇四】：皇朝詞林典故，卷一，頁三一—三五；卷四四，頁一二。

【註一〇五】：康熙起居注，頁一六一九，康熙廿六年四月十七日起居住。

【註一〇六】：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八〇。

【註一〇七】：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三九。

【註一〇八】：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七年三月廿八日，陳廷敬、葉方鵠、王士禛入侍內廷，蒙上賜御筆大字各一幅，行草唐人五、七言詩各一幅。諭：「朕萬幾餘暇，怡情翰墨，因汝等在內侍從，特以頒賜。」頁三六〇。

【註一〇九】：高士奇：蓬山密記，滿清野史，四編，頁二四五，台北，文橋書局，一九七二；暢春園為康熙皇帝避喧聽政之所。由清史稿職官志所載推論，乃康熙廿九年（一六九〇）在明神宗外祖父李偉的清華園舊址上，由葉洮根據江南山水風光設計的別宮。康熙帝不耐紫禁城的熱夏寒冬及宮中繁縟的儀節，多半時間住在北京西郊海甸的暢春園。

【註一一〇】：張照等編：秘殿珠林，上，頁一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

【註一一一】：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六九—七〇。

【註一二二】：潘吉星：康熙帝與西洋科學，自然科學史研究，卷三，二期（一九八四）頁一七七—一八五；南懷仁為比利時教士，曾任欽天監，在討三藩之亂時，為康熙帝製造軍炮，建立首功，晉升為工部右侍郎。南懷仁傳，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清代篇，頁一六四—一六六，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冊六五，台北，明文書局，一九八五。

【註一二三】：白晉：康熙帝傳（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馮作民譯，此乃根據後藤末雄：康熙帝傳，乾隆帝傳二書日譯本（東京，生活社，一九四一）譯為清康熙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頁七八—七九，台北，譯者自行出版，一九七〇。

【註一二四】：馮作民，前引書，頁九九，奎寧丸是洪若翰和劉應（Clande de Vedrou）從歐洲帶來的。

【註一二五】：馮作民，前引書，頁九六，一〇三。

【註一二六】：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二十五年刊本），卷一一七三，頁七，台灣，中文書局，一九六三。

【註一二七】：馮作民，前引書，頁一〇三；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七三，頁四，卷一二二四，頁一六；

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〇一九二四號，雍正二年七月初九，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摺「……承養內廷效力法瑯匠楊士章等十一人，俱家住廣東，向來各匠家屬每季赴總督衙門領取養家銀兩，各匠在京房屋飯食俱為供備。……」由此奏可明白，各地招募的匠役，均由該單位照顧飲食，家用錢糧。

【註一二八】：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五〇—五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七一七，頁六四一。

【註一二九】：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五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七一七，頁六四三。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3 p.58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註一三〇】：趙爾巽等纂：清史稿，聖祖本紀，頁二九六，「學士蔣廷錫表進皇輿全覽圖，頒賜廷臣」洪氏出版社，一九八一；

聖祖仁皇帝實錄（六），卷二八三，頁一〇，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全圖，並分省之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過後面奏……」總頁三七七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源流史略

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頁二二—二二三，康熙帝為了統一在測量中使用的長度單位，規定以二〇〇里合地球經緯一度，每里一八〇〇尺，因此每尺的長度就等於經緯的百分之十秒，這種以地球的形體，來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

【註一二一】：嵇若斯：品埒端欽，松花石硯特展，頁一三一—一四、三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三。

【註一二二】：張臨生：我國明朝早期的掐絲琺瑯工藝，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卷一五，頁二七八—二八二。

【註一二三】：皇朝詞林典故，卷三一，頁一六一—一七。

【註一二四】：Loehr, George: Missionary-Artists at The Manchu Court (滿清宮廷中的傳教士藝術家) 頁五五，一七一〇年，馬國賢 (Matteo Ripa) 來中國服務，他是由梵底岡傳信部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nda Fide) 派遣。作為一名肖像畫家，在康熙朝中卻指派作銅版畫。馬國賢一七一六年的日記：「康熙皇帝對歐洲的琺瑯著迷，想畫法子要將畫琺瑯的技術引進宮中作房，原先就有畫瓷器的顏料，宮中且有歐洲進口的大件琺瑯器作樣本，發展這項工藝似乎很可行，郎世寧和我是歐洲畫家，於是指派我們畫琺瑯畫，……我們都沒學過琺瑯畫，並且連手決心不想學它，於是胡畫一通，皇帝見了之後就下令罷手。」Transcription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34 (1962-63)

【註一二五】：朱家潛：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頁六七，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造辦處檔：「……聞得西洋人說，燒琺瑯調色用多爾門油……」七月十四日檔：「查得武英殿露房舊存收貯多爾門油十六斤十二錢……」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二，三。

【註一二六】：呂堅：康熙畫琺瑯瑣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楊琳奏摺，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三，頁九三—九四。

【註一二七】：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七三，頁八。

【註一二八】：全註一二六：西文資料見Loehr，前引文，頁五六。

【註一二九】：Loehr，前引文，頁五六—五七，康熙六十年，葡萄牙國王的使臣麥嘉 (Mezzabarba) 來到北京，康熙帝贈送十個琺瑯瓶，一百三十六個北京玻璃瓶，一百二十八個瓷瓶及十六張國畫給葡王作禮物。同年，俄國沙皇彼得大帝派伊斯邁洛夫 (Ismai'lof) 等使者來華，康熙帝贈送沙皇金胎琺瑯杯一套，特使們每人獲賞琺瑯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〇〇二九二號，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賜廣西巡撫陳元龍御製琺瑯五彩紅玻璃鼻煙壺。〇〇二〇八八號，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賜廣西提督左世永御製琺瑯水盛，琺瑯鼻煙壺、嵌花紫石盒硯等。

【註一三〇】：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六〇—六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七一一，頁六四五—六四六。

【註一三一】：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二七，頁一八一—一九。

【註一三二】：清史列傳，卷七一，頁六一，曹寅傳；

蕭昶：永憲錄（乾隆十七年序），續編，頁三九〇，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冊七〇四，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六；

馮其庸：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頁五三八—五四一，引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卷十七，曹璽傳及康熙六十年刊（上元縣志）卷十六，曹璽傳。見余英時等著：曹雪芹與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五。

【註一三三】：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頁五一—六，台北，偉文公司，一九七七。

【註一三四】：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四九—五〇。

【註一三五】：康熙十八年起居住：「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十八日壬戌。是日，國子監祭酒馮源濟，以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墨蹟二十四字，裝成冊頁，賁附學士喇沙里代奏曰：此帖乃王羲之所書真跡，臣父素所珍藏。今皇上留心翰墨，臣不敢收藏此帖，願進御覽。……論馮源濟曰：「朕萬幾之暇，篤好讀書，臨帖，常臨王羲之字，素謂此帖甚善，今睹所獻真跡更佳。朕心喜悅，賜以表裡各八端，將此帖留覽。源濟隨于太和殿前謝恩」。轉引自張光賓：快雪時晴帖，故宮文物月刊，二期，（一九八四，二），頁一〇八。

按源濟父馮銓頗富收藏，劉若愚：酌中志，卷廿四，黑頭爰立紀略，頁二：（馮銓）性愛古玩，而學識目力不逮，托心腹長班劉四號次菴者，代為聚斂。凡京城世家，有名物堪賞鑑者，必百計取之。總頁六〇四。今院藏宋人摹褚冊（故宮書畫錄，卷三，頁三二），當亦得自馮家。

【註一三六】：孔毓圻：幸魯盛典，卷四，頁九、十，康熙十三年，帝東巡，曲阜祭孔，孔毓圻奏為恭進世傳古器墨蹟：「……鑾輿經過闕里，釋奠先師，真天下萬世所罕遭。臣獲邀寵榮，慶幸靡涯，仰見皇上睿知天縱，博物宏覽，惟是闕里之庭所遺，車服禮器，世遠年湮，存者實少，愧無彝器古蹟進呈御覽，以昭臣家世守之遺。祇有臣二十代族祖孔融，漢末為北海相，性好琴理，曾蓄雅琴一張，歷世寶守。更有周簋一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冊頁一本，文與可山水畫卷一幅及宋榻聖教序墨刻一本，劉松年畫養正圖手卷一軸，皆係家藏舊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六五二，頁四九。

【註一三七】：王士禛：居易錄，卷二〇，頁二；卷二二，頁二二，康熙皇帝四十萬壽，內閣九卿等赴暢春園獻書祝壽，皆不收納，只取古名人書法入覽，覽畢發還。惟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天馥再次奏請所進書畫收入內府，諭旨：「止留劉松年溪亭圖一軸，黃庭堅書江安詩一卷，……皆異數也。」是皇帝俯納所進，人人稱羨，視為莫大光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六九，頁五五〇，五七二。

【註一三八】：王士禛，前引書，卷三三，頁二，候補掌印給事中王原祁於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底恭進元人畫二軸，自畫山水軸二、卷二，素扇十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六九，頁七二七。

【註一三九】：梁清標為崇禎進士，由馮銓薦入清廷詞林。見談遷：北游錄，紀聞下，頁三九〇；

梁清標事蹟見於清史列傳，卷七九，貳臣傳，頁三九十四〇，梁年未四十，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官至保和殿大學士；

王士禛：居易錄，卷一三，頁六，記載梁氏家世翔貴，曾祖梁夢龍為明吏部尚書，精於賞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六九，頁四六二；

陳耀林：梁清標叢談，頁六〇—六一，談梁氏精鑑賞畫。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八，三。

【註一四〇】：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四，頁八八（景德四圖），卷四，頁四五—四六（清溪漁隱），卷四，頁一〇五—一〇九（鵲華秋色），卷五，頁四一（谿山行旅圖）

【註一四一】：宋筆：筠廊偶筆，上，卷五，頁三〇，宋筆精鑒賞，常為友人鑑定書畫，「孫荃家藏書鴉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為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號，衆始歎服。」又一次辨識林良的畫，亦令友人心折。筆記小說大觀三編，冊九，頁五八三六。

【註一四二】：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一〇二（靜聽松風）卷五，頁一六一（窠木竹石）卷四，頁一一〇—一一三，（甕牖圖卷），卷五，頁一六三—

一六四(竹石)，卷五，頁二四二—二四三(高亭圖)，卷五，頁三五二—三五三。(杏花)，卷三，頁二一八—二二〇(宋人戲鵲冊)，卷三，頁二二七—二二八(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宋筆：西陂類稿，卷二五，頁一四—一九，宋筆由次子宋筠陪同赴京祝壽，進呈古玩書籍十五種，蒙收宋版書三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三二三，頁二八〇—二八二。

【註一四三】：宋筆：西陂類稿，卷一七，頁二八—三一，卷二五，頁一一二—一二二，二九—三一，卷三七，頁二—三，頁二三—二五。宋筆做江蘇巡撫十七年，在任時，雖無卓行異政，但蘇州、松江連年五穀豐收，地方安靜，令康熙皇帝十分讚賞。宋筆老實平和，不肯生事，是極少數康熙帝始終滿意的臣子。常賜御書、御詩、綠端玻璃眼鏡、松石硯、端硯、各色各類御窯玻璃、龍紋緞；袍褂、(佩文韻府)、(淵鑑類函)、人參、糟雞、鹿舌尾、鹿肉乾，甚至賜御廚點心食品秘方給宋筆。康熙五十二年，赴京祝壽，康熙帝更有律詩一首：「受祉林泉頤養年，世家耆德自天然，少時佩劍登三殿，久任蘇台撫九阡……」紀念舊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三二三，頁一九〇—一九一，二七三—二八九，四六四，四七四—四七五。

【註一四四】：清史列傳，卷一〇，頁一一，高士奇(號江村)，出身寒微，無舉人進士出身資格，大學士明珠愛其才，薦入內廷，康熙帝喜其才思便捷，康熙十六年始任職南書房，勤慎盡誠、學問淹通，供奉有年，十九年吏部特例授為額外翰林院侍講。凡遇巡狩出獵或南巡，皆命士奇侍從。他性趨巧，遇事能揣摩出人主的心理，甚愜上意。康熙帝愛其才，曾曰：「作詩文，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有小慧，結歡近侍，探聽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值，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內廷秘事全知曉。探知皇上近日讀某書，即抽某書調閱，偶詢及，輒能對大意，故益得寵。康熙帝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見趙翼：簞曝雜記，頁四一—四二，高士奇。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三編，冊九，台北，新興書局，一九八三；

高士奇有江村書畫目，內分進字號，送字號，無跋收藏手卷、無跋收藏手卷、永存秘玩、自題上等手卷、自題中等手卷等類別，進上者，購入價格皆在三兩、五兩之列，永存秘玩者，收購價格由數十兩到五百兩不等。是知進呈書畫以干恩遇，所費者僅區區數兩。見高文格公藏書畫真贋目，(原名江村書畫目)，頁三一—五七，美術叢書(二四)，五集，第八輯；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八，簡目，朱熹自書五言古詩、米海嶽雲山圖、顧德謙弄簫圖，皆是江村書畫目所載，由高士奇進呈入藏者。

【註一四五】：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六月七日，「朕於聚子，當其幼時，亦必令究心文學，嚴勵禮節者，蓋欲其明曉道義，謙以持身，期無隕越耳。」頁一六三八—一六三九。

【註一四六】：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二三，「朕諸子，自幼俱令其習水，……所以行船涉水，總不為汝等牽掛也。可見為人，凡學一藝，必於自身有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七一七，頁六二七。

【註一四七】：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日，頁一六四四—一六四五。

【註一四八】：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五七，「朕一年兩季行幸，春日水獵，欲人之習於舟楫也，秋日出哨，欲人之習於弓馬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七一七，頁六四四。

【註一四九】：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月論：「凡事皆由小而滋大，爾等凡有見聞之處，即當奏聞，斷勿隱匿。」頁二四四七；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論：「大臣乃朕的股肱耳目，應將所聞所見，即行奏聞，爾等皆有密奏之任，若不可明言，應當密奏。」「所謂密奏者，惟所奏之人知之，朕獨知之，方可謂之密奏。」頁二四六四；

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頁二四—三三，國立故宮博物院叢刊，一九七九；

劉家駒：奏摺裡的玄機，故宮文物月刊，一五期（一九八四·六），頁二五—三〇。

【註一五〇】：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朕一生所賴，惟在記性。縱有極冗長之本，朕俱能全記。因辦事年久，所以事到即知始末。」頁二四二〇。

【註一五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康熙朝二六四二號，雍正元年二月廿五日，吳陞奏摺；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頁二六：「大行皇帝硃批諭旨，悉封固繳進，無得留置焚棄。」總頁二三。

【註一五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雍正朝〇六九二號，陝西總督岳鍾琪奏摺，〇八一三三號，直隸總督蔡珪奏摺，一八七四六號，安徽巡撫李成龍奏摺，一八七五〇號，湖廣總督李成龍奏摺等，可見一斑；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〇，頁二六—二七，禮部尚書顧八代曾為雍正師，自幼與其朝夕，老成舊學，獲益良多。總頁六〇二，由此可見雍正帝的師承。

【註一五三】：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九，頁二〇—二一，雍正四年十月甲戌記事，總頁七五四—七五五；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〇，頁二四，雍正四年正月癸丑，「朕因郊外圓明園水土氣味，較城內稍清，故駐蹕於此，而每日辦理政事，與宮中無異，未嘗一刻，肯自暇逸。」總頁六〇〇，是知雍正帝長駐圓明園，辦理政事。

【註一五四】：鄂爾泰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奏摺，論西藏事宜，雍正帝硃批，「……今幸上天恩慈，海內粗安，朕元年戶部只存一千七百餘萬錢糧，今五年冬，至五千萬矣。皆上蒼賜佑，聖祖垂恩所致。」掌故叢編，鄂爾泰摺，頁一四—一五，總頁一七—一七三，台北，國風出版社，一九六四；

阿桂：論增兵籌餉疏，乾隆四十六年：「國家經費，歲有常規，有不得通盤籌劃者。臣於乾隆十年，在銀庫郎中任內，曾詳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關稅、鹽課、漕項等銀，約三千餘萬兩，災賑蠲緩，不在此數。此歲入歲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雍正年間漸積至六千餘萬兩，而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魏源編纂：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六，頁二九—三〇，台北，國風出版社。按兩處史料數字有差，今據雍正帝所書。

【註一五五】：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七三，頁四—五，「雍正元年，設六品庫掌一人。又奏准，造辦處立庫。：增設六品庫掌三人，八品催總九人，筆帖式八人。三年又增設六品庫掌二人。」

【註一五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一八七五二號，雍正三年安徽巡撫李成龍奏摺，雍正帝硃批：「……第一無欺隱，將私心盡去，當效法怡親王居心行事可也。內外大臣若能皆如怡親王，公直謹慎，天下庶務，何患不理乎？」

【註一五七】：陶成編纂：江西通志（雍正十年序），卷二七，土產，頁三三，「康熙十九年，奉旨燒造御器，差廣儲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

中藏應選，筆帖式車爾德於二十年二月內駐廠督造。每製成之器，實估價值，陸續進呈，凡工匠物料，動支正項錢糧，按項發給，至於運費等項，毫不遺累地方，官民稱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五十三，頁八六五。

【註一五八】：藍浦，鄭廷桂：景德鎮陶錄（嘉慶二十年序），卷五「康熙年藏窯，廠器也，為督理官臧應選所造，土瑱膩、質瑩薄，諸色兼備，有蛇皮綠、鱗魚黃、吉翠、黃斑點四種尤佳。……吹紅吹青者亦美。」美術叢書（九），二集，第八輯，頁二二七；

蔡和璧：清康熙乾名瓷特展介紹，頁一〇一，清康熙乾名瓷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六。

【註一五九】：郎廷極，康熙四十四年始任江西巡撫。

劉廷璣：在園雜志（康熙五十四年刊），卷四，頁一七「近復郎憲為貴，紫垣中丞公開府江西時所造也，倣古暗合，與真無二，其摹成宣勳水顏色橘皮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金瓶叢輯：遼海叢書（一九三六初刊），冊一五，台北，藝文印書館。

【註一六〇】：Loehr，前引文，頁五六一五七，陳忠信於一七三二年因病回法國；拖馬施禮在同年抵中國，甚能討皇帝喜悅，一七二四年十一月離開。

【註一六一】：朱家潛：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二，三，頁六七，引雍正二年二月四日，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註一六二】：吳兆清：清內務府活計檔，頁九二：雍正五年諭：「朕看從前造辦處所造的活計，好的雖少，還是內廷恭造式樣，近來雖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氣，爾等再造時不要失去內廷恭造之式。」文物一九九二，三，頁八九—九六。

【註一六三】：朱家潛：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二，三，頁六八，引雍正八年三月六日，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註一六四】：清史列傳，卷二，頁一七，年希堯傳，雍正三年，年羹堯獲罪，兄年希堯為忠厚安份之人，只革廣東巡撫職，免罪。尋又授內務府總管，四年七月命管理淮關稅務十二年。

汪慶正：唐英和清雍正時期的製瓷成就，景德鎮陶瓷，一九八二，二，紀念唐英誕生三百週年專輯，頁四。

【註一六五】：傅振倫·甄勵：唐英瓷務年譜長編，頁二〇「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唐英奏摺一二號：「竊奴才於雍正六年，奉差江西監造瓷器，自十月到廠……。」一六號：「奉差江西監造瓷器，一切燒造事宜，俱係奴才經營。」按內務府員外郎唐英於雍正六年八月離京，十月抵達景德鎮廠署。景德鎮陶瓷，一九八二，二。

【註一六六】：莊吉發：錐拱雕鏤，賦物有象，（唐英督陶文獻），故宮文物月刊，一九九期（一九九三，一二），頁六二—七二。

【註一六七】：郝玉麟等修：廣東通志，卷五八，西洋國遣使貢各色琺瑯彩料十四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五六四，頁六五九。

【註一六八】：朱家潛，前引文，頁六七，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六年二月廿二日：「奉怡親王諭，燒琺瑯料。遵此。於本日員外郎沈嶮、唐英說：此係怡親王試燒琺瑯料所用錢糧物料，另記一檔……。」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新煉琺瑯料：月白色、白色、黃色、淺綠色、亮青色、藍色、松綠色、亮綠色、黑色共九樣。……郎中海望奉怡親王諭：將此料，收在造辦處做樣，俟燒玻璃時，照此樣宋七格到玻璃廠每樣燒三百斤用。……」

【註一六九】：朱家潛，前引文，頁七三，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親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係年希堯燒造。郎中海望奉王諭：收起。……」於七年八月十四日，燒得畫琺瑯磁碗三對，畫琺瑯磁碟二對……。」以下每年陸續燒畫琺瑯，至十三年十月止。

【註一七〇】：朱家潛，前引文，頁六九，年希堯前後送來畫琺瑯人周岳、吳士琦、湯振基、戴恒、余秀、焦國俞等人至造辦處。

【註一七一】：蔡和璧：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圖錄，圖版十二—一〇八，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二。

【註一七二】：朱家潛，前引文，頁七一—七三，海望是滿洲正黃旗人，在雍正年間，由內務府主事，歷次擢升至員外郎、郎中、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左侍郎、尚書、禮部尚書，乾隆二十年卒。在內務府任職期間，造辦處各作活計內，多次見到「海望畫得××紙樣」的記載。當是一位出色的設計人；

清史列傳，卷一六，頁五〇—五三，海望傳。

【註一七三】：朱家潛，前引文，頁七四，據造辦處匣祿作日記檔記載，這一批磁胎畫琺瑯，自乾隆三年九月始，陸續配製楠木匣，珍藏在乾清宮。

【註一七四】：甄勵：唐英與景德鎮、景德鎮陶瓷一九八二，二，頁三五—一六。

【註一七五】：蔡和璧：清康熙乾名瓷特展介紹，頁一六，圖版一三二—一三七。乾隆八年時，唐英與老格合作開發的新樣式；

傅振倫·甄勵，前引文，頁四六，唐英奏摺二號：「……奴才又新擬得夾層玲瓏交泰瓶等，共九種謹恭摺送京呈進。……餘外尚有新擬瓷器數

種，亦係奴才自行擬造，已與催總老格詳細講究，囑其如式辦理，俟得時隨後陸續呈進。」；

葉佩蘭：從故宮藏品看乾隆時期「唐窯」的新成就，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六，一，頁三五—四一。

【註一七六】：趙爾巽等纂：清史稿，卷一〇，高宗本紀，頁三四三。

【註一七七】：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十)，御製詩五集，卷九一，頁六十七，遊獅子園：「龍邸獅園歲必遊，祖恩宗訓憶從頭，六齡識字實初至，(余年六歲，始隨皇考來熱河住居此園讀書)十一背書蒙厚庠(康熙六十年，余年十一，隨皇考至山莊內觀蓮所廊下，皇考命余背誦所讀經書，不遺一字，時皇祖近侍皆在傍環聽，咸驚穎異。皇考始有心奏皇祖，令余隨侍學習。)幸駕隨來飴錫沐，(余年十二歲，蒙皇祖於圓明園之牡丹台召見，即命養育宮中，是年隨侍來熱河，居山莊內之萬壑松風，皇考請皇祖幸本園進膳，余時亦隨駕來此。)慈闈宣觀顧嘉投(是日皇祖指余謂皇妣孝敬憲皇后曰：帶其生母來見。皇祖連謂之有福之人。即令仰窺皇祖恩意，似已知余異日可以付托，因欲豫觀聖母福相也。……)」

【註一七八】：暢春園建於康熙二十九年，見註一〇九；

避暑山莊，據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十)，御製詩五集，卷九〇，頁二，聖祖康熙皇帝於壬午年在熱河創建避暑山莊，即康熙四十一年；

圓明園，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一八，頁一九六—一九八「圓明園去都城四十里，在暢春園北，世宗龍潛時賜園也。今殿內所揭圓明園三字，

為聖祖書賜。」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三編，冊五，台北，新興書局，一九八六；

獅子園，御製詩五集，卷九三，頁二：避暑山莊之北有獅子嶺，嶺下建園，一區以獅子名之。世宗藩邸時，扈駕熱河所居之賜園也。

【註一七九】：同註一七七。

【註一八〇】：蔡汝芬：胡蘆筆筒，故宮文物月刊，二期(一九八四，三)，頁一八一—九。

【註一八一】：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御製文二集，卷二二，頁五十七，避暑山莊記。

【註一八二】：同註一七七。

【註一八三】：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十二），下編，卷七，頁四三七八，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

【註一八四】：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十），御製詩五集，卷九三，頁四：「予懋膺昊眷，即位之初，矢志不敢上同皇祖六十年，至六十年，即當歸政，而祖孫兩代，已享國一百二十年，實歷古帝王未有之頤祥也。」

【註一八五】：皇朝詞林典故，卷六，頁三三—三七。

【註一八六】：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二，頁二二（朱子銘），卷八，頁一〇（宋儒銘）

【註一八七】：張照等編：石渠寶笈，下，頁七〇—一七〇二，御筆「三餘逸興圖」卷，跋曰：「憶余己酉歲，偶習繪事，而獨愛寫花鳥，因博覽所藏畫冊，如林椿、邊鸞、黃荃、徐熙諸名家得意之作，無不規模殆遍，然惟形肖，於氣韻何有，後遇悟大塊文章，即目可尋，正不在效顰前人也，於是出以己意，任意所之，不拘拘於規矩法律，每於春淡風清之際，桃李盛開，或夏蔭濃深，秋英瀟灑，以至歲寒松柏，或蕭蕭亞亞，稽古之暇，撫景興懷，抒清思而消永日，良可會心。但裁花纈葉之間，動經旬月，始成尺幅，即以與人，故所存極少，茲檢舊篋，惟餘兩幀，而余無暇繪事者，又復經年矣，因思所曾留心，不忍棄置，乃命裝成長卷，時娛目焉。……甲寅夏五寶親王識並書」。甲寅乃一七三四年。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

【註一八八】：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五—五五三；

王耀庭：十八世紀宮廷繪畫，故宮文物月刊，二期（一九八四，二），頁九—一九二。

【註一八九】：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六，頁一九—二〇，王翬山水冊（崑一六〇—一）後副葉有乾隆御筆畫山水，並題曰：「內府所收王翬畫，佳者頗多，近復得此幅，乃篷窗乘輿所作，涉筆皆有天趣，尤得意筆也。因各製一詩題之，并擬其法，戲為小景。……」按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中，王翬畫多達百幅；

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中，頁二五，王翬傳，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冊七一，頁一一五—一二六，台北，明文書局，一九八五。

【註一九〇】：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五三；

王耀庭，前引文，頁九三。

【註一九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〇〇七八五二號，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摺；

清史列傳，卷七一，頁四三—四四，及皇朝詞林典故，卷三，頁一一—一二〇，載張鵬翀早擅詩名，才思敏瞻，又工繪事，尤長山水。受乾隆帝特知，屢詔御前作畫，今院藏有春林濟瀉圖、翠嶺高秋圖等。乾隆帝賜御書枇杷折枝圖、松竹雙清圖、御書雙清閣額等、前後賞資無算。乾隆十年，以省墓乞假返家，乾隆帝作律詩一首，並賜白金百兩寵其行，不幸卒於途。乾隆十一年，召沈德潛入論詩。上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咨嗟良久。」

皇朝詞林典故，卷四，頁一，沈德潛以能詩受知，且侍諸皇子講讀，甚受嘉賞，卷七，頁一一，「德潛吳中諸生，久困場屋，乾隆戊午（三年）

舉於鄉，年已七十，其成進士，選詞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職甫三年，即擢至詹事，再遷禮部侍郎，命在尚書房，授諸皇子讀。戊辰秋（十三年），引年乞休，准致仕」。乾隆帝常以御製詩幅，人獲（人參）等賞賜；清史列傳，卷一九，頁三六—三九，沈德潛傳；

張照，見註二〇八。

【註一九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初集，卷一，頁二。

【註一九三】：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二，頁二三（臨蘇軾帖軸）卷八，頁一九（藻披香雪，避暑山莊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一，彩色圖版（文淵閣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

【註一九四】：英和等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嘉慶二十二年刊本）頁二四，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六九。

【註一九五】：蔣復璁：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六九；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皆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三編於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其餘在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二）由院方印製出版。

【註一九六】：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頁一—三，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

【註一九七】：于敏中等編：西清硯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四三；西清硯譜中有九六方硯，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註一九八】：阮元：石渠隨筆，卷七，頁一一：「門應詔白描補離騷圖，奇詭可觀，皇朝禮器圖式，亦多出其手。應詔由內閣中書，出為知府。」台北，廣文書局，一九六九；

乾隆廿四年敕撰皇朝禮器圖式，見皇朝詞林典故，卷三二，頁二一；

胡敬：國朝院畫錄（嘉慶廿一年序），卷下，六二，周駿富，前引書，冊七一，頁二八六。

【註一九九】：精陶輻古冊頁，典藏號：卯五；陶瓷譜冊頁，典藏號：卯六；埏埴流光冊頁，典藏號：雨一一七六之一

【註二〇〇】：張英等奉敕撰：淵鑑類函，康熙四十九年刊；

張玉書等奉敕撰：佩文韻府，康熙五十年刊；

張廷玉等奉敕撰：韻府拾遺，康熙五十七年刊；

何焯等奉敕撰：分類字錦，康熙六十一年刊；

蔣廷錫等奉敕纂：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刊；

吳士玉等奉敕撰：子史精華，雍正五年刊；

吳士玉等奉敕撰：駢字類編，雍正六年刊。

【註二〇一】：蔣復璁：四庫全書的性質與編纂及影印的經過，東方雜誌，復刊卷一七，一一期，頁二—二〇；

吳哲夫：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書，故宮文物月刊，二期（一九八三，五），頁六三—六七。

【註二〇二】：楊伯達：清代畫院觀，楊伯達根據雍正朝「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養心殿造辦處下有「畫畫處」，歸檔時，附隸於「畫作」項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源流史略

重要畫家有郎世寧、金昆、陳枚、丁觀鵬、賈全、唐岱等。此時的「畫畫處」已在履行畫院職責，屬有實無名的階段。乾隆元年（清檔）中出現了「畫院處」的機構。初設於慈寧宮，後遷咸安宮，再遷南薰殿，有員外郎陳枚、七品官赫達塞負責承上啟下，管理二十多位畫家的創作活動，這是名實兼備的時代。而如意館為另一機構，擁有最優秀的院畫家，鑲嵌、雕玉、牙、犀等名工，以及裝裱師傅，承辦皇帝特別指定的精美活計，如意館設於圓明園內。（清檔）中除了如意館，還有啟祥宮，位於紫禁城西六宮西南，乾隆元年也成為造辦處下的管轄畫家，玉、犀、牙等工的機構，因位置在養心殿西北郊，又名內廷作坊。如意館和啟祥宮都是以屋宇殿座命名的特殊高級作坊，實際上是同一批畫家與工匠，初春隨皇帝移住圓明園，即在如意館工作，秋後又隨皇帝回紫禁城，即在啟祥宮工作。在（清檔）中為如意館建檔，其中包括啟祥宮。乾隆元年，附設「畫院處」，也闢如意館和啟祥宮，二而一的「精工舍」。換言之，乾隆元年，管理院畫家的是畫院處和如意館（包括啟祥宮）兩個單位。乾隆廿七年，皇帝決定將畫院處併入琺瑯作，主要任務是生產畫琺瑯和繪年節畫，如意館實際上擔起畫院的職責了。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五，三，頁五四—六七。

【註二〇三】：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四，頁三〇七—三〇八（清明上河圖）頁三〇八（三年漢宮春曉圖），頁三〇八—三〇九（六年、十三年漢宮春曉圖）。

【註二〇四】：阮元，前引書，頁一〇一一，阮元對郎世寧這位供奉如意館的西洋畫家，大為讚賞，認為他非獨寫生之工，即山水亦大有士氣；

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頁一八一—一九，郎世寧傳，周駿富，前引書，冊七一，頁二四二—二四三。

【註二〇五】：郎世寧作品專輯，頁一七一—一八目錄，共六十六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三。

【註二〇六】：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七七—五七八（聚瑞圖），頁五七八（瓶花）；郎世寧作品專輯，圖版一、四三；宋官窯弦文壺，典藏號：天五〇六，明宣德青花龍耳折方瓶，典藏號：泰二九五三。

【註二〇七】：楊伯達：清乾隆朝畫院沿革，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二，一，頁六；

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下，金廷標，頁三二三—二三三，周駿富，前引書，冊七一，頁二五五—二五六。

【註二〇八】：皇朝詞林典故，卷二，頁二二三—二三三，卷五，頁二七—二八，卷七，頁四一六，一一；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二集，卷一八，頁一一；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五四（臨王穀祥梅花）及卷八簡目，頁六—七，一一—一四，一九—二三，一七一；

清史列傳，卷一九，頁三三—三三五，張照傳。

【註二〇九】：清史列傳，卷二〇，頁二二三，鄒一桂傳；

張庚：國朝畫徵續錄，卷下，頁一〇二—一〇三，周駿富，前引書，冊七一，頁一九二—一九三。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六—五六三，及卷八，簡目，頁四七，一〇二—一〇五，一四六，一七九

【註二一〇】：清史列傳，卷二〇，頁三，董邦達傳；

阮元：前引書，卷七，頁五一六，總頁二〇一一。

【註二二一】：汪文炳等修：富陽縣志，卷一九，頁一〇，二，中國方志叢書，冊五八三，浙江省富陽縣志（光緒三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八三。

【註二二二】：董邦達書畫，見於石渠寶笈續編、三篇者近三百種，石渠寶笈續編（七），索引目錄，頁一四七一—一五〇，石渠寶笈三編（十），索引目錄，頁一九一二—二；今院藏百餘種，見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六六—五六七及卷八，簡目，頁四八，一〇六一—一一，一三四—一三五，一四七一—一四八，一五九，一八〇。

【註二二三】：董誥傳，見清史稿，卷三四〇，頁一一〇八九，董誥作品見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六九，卷八，簡目，頁二六，一二四，一七二，一八一；

彭元瑞傳，見清史稿，卷三二〇，頁一〇七七〇，彭氏作品見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八，頁二五。

【註二二四】：張庚：國朝畫徵續錄，卷上，頁九七—九八，唐岱傳，周駿富，前引書，冊七一，頁一八七—一八八；

故宮書畫圖錄（十二），頁三五—，千山落照圖，頁三三三，松陰撫琴圖，皆雍正時弘曆尚為寶親王時，唐岱所敬畫。頁三五五，秋林讀易圖乃乾隆元年唐岱所恭繪。故宮書畫圖錄（十二），頁三四九—三七五，故宮書畫圖錄（十三）頁三六一—三六五，唐岱大幅作品共十七件畫軸。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三—一九九四。

【註二二五】：清史列傳，卷二三，頁五六—五七，錢維城傳；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五，頁五六七（春花三種），卷八，簡目，頁二四，四八—四九，一一—一二，一三六，一四八—一四九，一九，一七五，一八〇，一八四。

【註二二六】：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四，頁三〇九—三一〇。

【註二二七】：梁詩正等編：西清古鑑，卷三四，頁五一—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四二，頁二二—二三。

【註二二八】：張臨生：漢家法度，故宮重器—嘉量，故宮文物月刊，二期（一九八五，一），頁五七—六四。

【註二二九】：嘉量銘釋文冊頁，典藏號：地三五五？

清史列傳，卷一四，頁三六—三七，張若靄，雍正十一年進士，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大學士張英之孫。廷試卷書法端楷，策論懇摯，因拔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及拆封，才知是大臣子弟。雍正帝嘉許若靄秉承家教，故能若此，非獨家之瑞，亦是國之慶，雍正十三年入直南書房，乾隆朝亦在內廷行走，小心勤慎，若靄工繪事，院藏其作品不下十幅。

【註三〇】：賈全畫二十七老沈初書詩圖卷，典藏號：調二二六60。

鄒一桂見註二〇九；

錢陳群，清史列傳，卷一九，頁二七—三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源流史略

錢儀吉：錢文端公年譜（光緒廿年刊本）卷下，頁一九一—二〇，五三一—五五。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分類選集，丙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註二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十)，御製詩五集，卷八七，頁一，「詠和闐白玉碗」註文：凡御殿賜茶，例用玉碗爲宜。

【註二三】：殷墟婦好墓，頁一四，二八—二八三，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二三號，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

【註二四】：康熙起居注，康熙廿四年十二月，土魯番進貢，視所貢玉石至千斤者，賞絹三百疋，頁一四〇九。

【註二五】：周南泉：論空前發達的清乾隆朝玉器，頁一—四，據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三三八三號，故宮文物月刊，一〇四期（一九九一，一一）。

【註二六】：周南泉，前引文，據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三三九二號。

【註二七】：李久芳：清代琢玉工藝概論，頁三一四，採玉和運輸，中國玉器全集(6)，香港，錦繡出版公司，一九九四。

【註二八】：李久芳：前引文，頁四一七。

【註二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〇三九〇三五號，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全德奏摺。

【註三〇】：宋應星：天工開物（崇禎十年刊本），頁四五三，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

【註三一】：Teng, Shu-ping: Twelve Jades in the Palace Museum Bearing Lu Tzu-Kang's Name-mark,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 XVII, no. 1&2 (1982) pp.1-2.15-23.

鄧淑蘋：流傳海外疑似寶貴的玉器，頁三一，子剛款玉香爐；故宮文物月刊，四七期（一九八七，二）；加上新收購的一件玉簪，院藏子岡款玉器一共是十四件。

【註三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十)，御製詩五集，卷九八，頁二四，「蘇州專諸巷皆玉工所聚，向來製器多就玉質形似，競誇新樣而不自知其俗。近日率知仿三代器物，形制古雅，或琢爲山水名勝圖，俗樣爲之大減。」

【註三三】：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九)，御製詩五集，卷二八，頁一三。

【註三四】：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中國史研究，一九九二，二，頁一〇五—一〇七，一一二。

【註三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〇三一三七一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四日，寅著奏摺，青玉象等九件玉器陸續完工，又派成做松巖仙館陳設玉。

〇三三〇六二號，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寅著奏摺，成做青白玉觀音等已完工。

〇三四七五一號，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廿四日，寅著奏摺，成做文王鼎等已完工。

〇三五一四八號，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六日，寅著奏摺，成做十二生肖像等已竣工。

【註三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〇四八二〇五號，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一日全德奏摺。

【註三七】：李久芳，前引文，頁六一—七。

【註三八】：鄧淑蘋：故宮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頁一四—一五，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三。

【註三九】：鄧淑蘋，前引書，頁一六，三一，六二，圖版一。

【註三三九】：乾隆皇帝讚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美，詠和闐白玉碗詩「水磨天方巧，專請未足論。註文：蘇州專諸巷多玉工，敘不如和闐美玉痕都斯坦玉工所製者，彼蓋水磨所造，花葉分明，撫之卻無痕跡，材美工巧，是為兼之。」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十)，御製詩五集，卷八七，頁一一。

【註三四〇】：鄧淑蘋：前引書，頁二六「本院藏痕都斯坦玉器共約二百七十餘件。」按此數當不包括多寶格等處所收；頁一七，御製詩由玉工加琢於器表，約達二五件之多，有一九件仍在本院收藏。

【註三四一】：那志良：玉器通釋，下冊，頁二九—三三，台北，作者自行出版，一九七〇；

樂秉璈：中國寶石和玉石，頁一〇八—一〇九，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註三四二】：樂書璈，前引書，頁九七—九八，一〇九。

【註三四三】：鄧淑蘋：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頁二〇，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五。

【註三四四】：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五，頁五，筆記小說大觀續篇，冊三三，台北，新興書局，一九六二。

【註三四五】：鄧淑蘋：清翠玉白菜，故宮文物月刊，一〇〇期(一九九一，七)，頁三一。

【註三四六】：蔡汝芬：皇帝的玩具箱，故宮文物月刊，二三期(一九八四，四)，頁四一—七。

【註三四七】：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〇二九四五〇號，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一日，兩淮鹽政李質穎奏摺。

【註三四八】：吳鳳培：春壽寶盒，故宮文物月刊，二三期(一九八五，二)，頁七—七四。

【註三四九】：劉廷璣：前引書，卷一，頁三一—一四，劉廷璣與劉源為河南祥符同鄉，故對劉源生平事蹟，知之甚詳。劉源官至刑部主事，為設計人才，內廷製作，多出其手，直到康熙後期，宮中所用墨、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使用者已不知出自劉源，「空費一生心思，嘔血而終」令劉廷璣感嘆不已！

蔡汝芬：康熙御墨，故宮文物月刊，二二期(一九八四，三)，頁一三。

【註三五〇】：張臨生：試論清宮畫琺瑯工藝發展史，頁三三—三四及圖版一六—一九，故宮季刊，卷一七，三期(一九八三)

【註三五一】：同前註，頁三四，圖版二〇—二一

【註三五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五)，御製詩三集，卷三九，頁二二。

【註三五三】：蔡汝芬：藏傳佛教特展圖錄稿，「本院藏有一件金嵌寶石的綠地內填琺瑯蓋罐，以皮盒裝盛，盒蓋貼白帛，墨書：「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皇上賜班禪額爾德尼丹書克，回進嵌寶石金胎綠琺瑯蓋罐一件，內貯藏紅花。」所指「丹書克」事應是(六世班禪傳)所稱八月三日皇帝賜班禪玉印金書事，並有旨言其對班禪有極大關照崇敬，今後可用此印冊處理經常一切事情；為了感謝皇帝賜金書玉印之大恩，班禪乃書信上奏皇帝。此件華麗的蓋罐，應即是班禪回敬冊封的禮物之一。本院藏品中另有兩件綠琺瑯器，外表以金絲嵌寶裝飾，具高足臺作呈供的形式，明顯模仿此件班禪貢品。其花枝較粗而規律僵硬，裡外皆施琺瑯與其它清宮畫琺瑯習慣相似；胎體細刻圖案式花葉脈理，既能裝飾，兼有固著琺瑯之功——是康熙朝以來清廷受西方影響的內填琺瑯器製作習慣；在碗裡綠琺瑯間還浮雕現出「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故應是清高宗受班禪饋贈後，命宮中匠工模仿的作品。」

【註二五四】：「快雪時晴帖」冊頁，典藏號：材一，乾隆皇帝的題跋。晉王羲之墨跡，頁一一〇，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六八。

【註二五五】：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御製文初集，卷四，頁六七，三希堂記。

【註二五六】：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四，頁一三八，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典藏號：麗二四三〇三，又稱山居圖或子明卷；

張光寶：元四大家，圖版一〇三，圖卷前隔水三方乾隆璽印右端，御題「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五。

【註二五七】：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四，頁一三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典藏號：調一八六二〇，又稱無用卷。

【註二五八】：同前註，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二五九】：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四，頁一四〇。

【註二六〇】：清列史傳，卷七一，頁二〇，姜宸英傳：「宸英在京時，大學士明珠長子性德，從宸英學。明珠有幸僕曰安三，頗竊權，宸英不少假借，性德嘗以爲請，宸英益大怒，擲杯起絕，弗與通，安三知之憾甚，以故連蹇不得志。」

【註二六一】：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〇，頁三三，雍正四年正月，雍正帝因爲順利繼帝位，得力於舅父隆科多甚多，隆科多乃挾勢婪贓，差家人王五、牛倫到處勒索，「陸續索取揆敘家人安圖名下，騾馬緞疋古玩等物，并銀十四萬兩。」總頁六〇五；按清史列傳，卷一二，頁三一—三二，揆敘爲大學士明珠次子，（長子納蘭性德，早逝），官工部右侍郎，當年曾挾其數百萬家財，支持皇八子允禩，康熙五十六年卒。雍正二年大力清除允禩、允禩及其擁護者；據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〇，頁六，雍正帝認爲允禩得揆敘之銀數百萬兩，帶往西寧，恣意費用，收買人心。總頁五九一；雍正帝令揆敘墓碑文改鐫爲「不忠不孝奸險揆敘之墓。」雍正帝自謂：對揆敘實有「不共戴天之恨」，隆科多的狼狽嚴詐安圖，當有其背景；

雍正硃批諭旨，莽鵠立奏摺，頁一九—二〇，長蘆鹽政莽鵠立奏，大意是：天津城垣雉堞傾圮，門樓頽壞，有長蘆商人金義錢仁，本名安岐，稟稱修築城池，願竭力捐修。安岐現在行鹽辦課，岐父安尚義，人甚老練，好義急公，承擔修築，並親來估計辦理，雍正帝硃批：「……伊急公捐修，爾同地方官亦宜相助料理。」總頁一六—一五，台北，文源書局，一九六五；

（朝鮮）柳得恭：濞陽錄，卷二，頁一〇，羅兩峰言：「雍正間人，兄弟二人，其兄名岐，號麓村，在王府內。來揚州辦鹽務，其人極雅，收藏最富……係朝鮮人，不知從何入中朝，進王府。」遼海叢書，冊四；由上引及註二六〇資料，安家關係或可拼湊成形：安尚義又名安三，爲明珠幸僕，長子安岐，在長蘆做殷實鹽商，化名爲金義、錢仁，經營買賣，次子安圖在明珠子揆敘家效力，有資金、有權勢，經營運作自然得心應手，不但揆敘得以擁數百萬的貲財，安家也富甲一方，使天下至寶皆歸之如雲；

Arthur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in the Ching Period (清代名人傳) pp. 11-13, An Chi by Fang Chao-Ying, Taipei, Literature House, 1964 re-printed ..

蕭爽，前引書，卷四，頁二五九—二六〇，揆敘家人安圖貪緣巴結隆科多，計銀三十餘萬兩，事覺籍沒其家。安圖父安三爲明珠家人，珠令潛處揚州行鹽。安圖弟安封，隸允禩門下，亦在揚州行鹽，雍正帝即位，令封回京任親王府採買，得免過。這些資料與前引者，有頗多扞格不入之

處。

【註二六二】：安岐：墨緣彙觀，乾隆壬戌（一七四二）松泉老人（安岐）自序，藝術叢編，第一集，一七冊；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二），卷六，頁六六—六九，葉氏認為就安岐所見之廣，鑒別之精，連宋犖都瞠乎其後。台北，明文書局，一九九〇。

【註二六三】：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卷六，頁三八，抄錄墨緣彙觀，端方光緒廿六年序，文中有「子孫漸不能自存活，日事典鬻，其精者為長洲沈文慙（德潛）進諸內府，餘則散處，而江南為尤多。」台灣中華書局，一九六八；

按葉德輝（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前引書，卷六，頁六六—六九，對端方序中諸多謬誤，皆作詳細辯證，安岐學問弘通，交遊皆名士，如顧維岳、王翬、楊鍾義、錢陳群，惟獨對其收藏由沈德潛進入內府之語，未置一詞，今據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題跋可知，傅恒才是安岐收藏納入石渠的管道（見註二五九）。

【註二六四】：清史列傳，卷二〇，頁八，一六一—七。

【註二六五】：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一，頁五八，董誥奉敕題：「此米芾蜀素真蹟卷，為大學士傅恒舊藏，壬寅冬（乾隆四十七年）其子額駙福隆安家，不戒於火，而是卷適以付裝獲全，因進入內府，即題什紀其事。今春其孫豐伸濟倫家，復遭祝融之厄，使是卷不早入石渠，焉知不為丁甲下取……」。

【註二六六】：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一，頁一九，乾隆丙午（五十一年）跋：「王頊齡、徐乾學……皆本朝世家，亦嘗叮嚀其子弟，善守希珍矣。今其子弟不能守，而鬻之鹽商，椎鹽者從而賁之，以登之內府，撫卷三嘆。」

【註二六七】：Wan Li-Daily Life in the Forbidden City - (清代宮廷生活) p.113, p.157,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1985

【註二六八】：故宮書畫圖錄（增訂本）卷四，頁四〇，乾隆戊子（三十三年）新正春節，沈德潛以清明易簡圖進呈，時年九十六歲。

【註二六九】：錢儀吉：錢文端公年譜，卷下，頁二〇、四九。

【註二七〇】：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五四四二五號，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間任廣東巡撫的圖薩布，曾於乾隆五十三年七月進貢玉無量壽佛，琺瑯七珍八寶，玉爐、瓶、盒，舊玉羅漢罐、玉梅瓶，均窯佛供，定窯洗一對、宣德霽紅瓶、青綠百摺爐，舊銅鏡九面，琺瑯奶茶碗，洋漆奶茶碗各三十個、伽楠香手串九串等二十六種之多。

【註二七一】：慶柱等編：國朝宮史續編，卷六，頁三，嘉慶五年二月十五日訓諭：「……乾隆四十年以前，書房中每遇年節饋歲等事，於師傅及諸昆弟等，偶有備物將意之處，不過如意、荷包、食物，此往彼來，互相酬謝，從未有以陳設玩器相持贈者。……本日肅親王永錫因三阿哥於本月十八日上學，備進玉器、陳設等物……至內外臣工，此後如尚有不知謹飭，仍前以陳設玩好，私相餽送者，一經察出，必重治罪，決不姑貸。」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第二八種，冊三，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六五。

【註二七二】：琺瑯作房停工：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因琺瑯處現無活計，分別將官員匠役等人俱歸併造辦處，畫琺瑯人歸如意館……見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二，頁二〇，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清檔；

硯作停工見嵇若昕，前引書，頁一六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源流史略

【註二七三】：清史列傳，卷三五，頁一九，和珅傳；

錢鏞香手抄本：嘉慶和珅檔案，人文月刊，卷七，第三期（一九三六），頁六四，永璇奏摺，卷七，第五期（一九三六），頁七三七五，和珅之家財篇，台北，東方文化書局，一九七五翻印；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頁二二—二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七；

沈景鴻：細說和珅，故宮文物月刊，八期（一九八三，一一），頁二六—二三。

【註二七四】：清史列傳，卷三〇，頁一四—一五，畢沅傳。

【註二七五】：同前註，頁一五；乾隆五十五年為乾隆皇帝八十萬壽，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上諭檔（方本）乾隆五十五年秋季檔，上，頁〇〇二七五—〇〇二八四，「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奉旨，臣等將現備貢物呈進之王公大臣等名單，呈覽恭候欽定，俟發下後，將進者，再行分日呈進，謹奏。」以下列王公大臣名單，由此可見，准其進貢者，是莫大的榮寵。

【註二七六】：蔡汝芬：墨雲室裡的李廷珪墨，故宮文物月刊，九二期（一九九〇，一一），頁九四—九七。

【註二七七】：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三，頁五八、六六（倪瓚自書詩稿冊）卷三，頁七九（文徵明書莊子冊），卷三，頁二三—二六（董其昌論畫冊），卷三，頁二五四、二五八（元人詩翰冊），卷六，頁二三〇—二三四（宋元集繪冊），卷六，頁七六—七七（程嘉燧山水冊），卷六，頁九四—九五（藍瑛仿古山水寫生冊），卷六，頁九八（邵彌畫山水人物冊），卷六，頁一一三，（王翬畫山水冊）卷六，頁六二—六三（沈士充畫郊園十二景）卷六，頁五四—五六（錢穀石湖八景圖冊）；

畢沅經訓堂藏書，宋刻大字本爾雅，為寰宇孤本。見昌彼得：跋宋監本爾雅，頁二一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年影印出版。

【註二七八】：額勒布散氏盤銘：「……嘉慶丙寅春，余巡鹽邗上，知為歙人洪氏所藏，重價得之，余不敢私，厥貢天府。……長白額勒布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陳介祺輯：簠齋積古金文（同光間陳氏裱裝摺葉拓本），冊二五，頁〇七五八；

張廷濟：清儀閣題跋，頁二三，周散氏盤，銘分三節，三百五十七字，康熙時廣陵徐約齋以萬金購於歙州程氏，徐繼歸洪氏。嘉慶十四年，嵯使某貢入天府。光緒六年，魏稼孫原刊，丁君璋修補本。

【註二七九】：Foot，前引文，頁五七，畫琺瑯匠師拖馬施禮雍正二年離華時，雍正帝賞賜他二百個小瓷碗作賞賜，雍正元年離華的傳教士畫家馬國賢也得到同樣的賞賜；

年羹堯奏摺，頁三一—一四，年氏收到西洋規矩、自鳴表、東珠、琺瑯瓷器、鼻煙壺等賞賜。文獻叢編，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一九六四；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一五八八七號，雍正元年正月十三日張大有奏摺。一四七九五號，雍正元年二月十三日李馥奏摺。一二五七三號，雍正二年六月廿九日高其倬奏摺。一八六三三號，雍正五年七月廿四日陳時夏奏摺。一六一〇五號，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李衛奏摺等。

【註二八〇】：成親王（永理）：詒晉齋集，卷八，頁一五一—一六，陸機平復帖一卷，在壽康宮陳設，乾隆丁酉（三十年）大事後，頒遺賜孫臣永理拜受敬藏。……其入內府年月不可考。馮氏：芋園叢書；

英和：恩福堂筆記（道光十七年序）卷下，頁二五，「道光戊子，成哲親王為孝聖憲皇后所鍾愛，升遐之際，頒遺念，得陸機平復帖，王寶之，此詒晉齋所由名也」；

震鈞：國朝書人輯略，卷首，頁二一三，成親王永璉，自幼專精書法，博涉諸家，得窺內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故書法大備。自選所書刻石，名詒晉齋帖。周駿富，前引書，冊八五，總頁三八—四三。

【註二八一】：阮元：前引書，卷八，頁八—九，總頁二八—二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上諭檔（方本），乾隆五十三年冬季檔，頁三七—三九，擬賞畫幅清單，計賞六阿哥、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十七阿哥各三十軸，綿恩二十五軸，綿惠、綿億、綿懿、綿懋、綿志各二十二軸，奕純阿哥、阿桂、和珅、王杰、福長安、福康安、董誥各十七軸，嵇璜十五軸，劉墉、曹文植、彭元瑞各十四軸，金士松、沈初各十二軸，按此次賞畫，共計四八五軸。

【註二八二】：同註四；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八八〇，頁七，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丙午，臨幸曲阜，祇謁先師，閱視所列各器，不過漢時所造，且色澤亦不能甚古，惟茲昌平聖里，宜陳法物，以為觀美，著仿太學之例，頒內府所藏姬朝銅器十事，備列廟庭，用愜從周素願。俟朕回鑾後，慎選郵發，交與衍聖公孔昭煥，世守勿替。總頁二五七八；

孔子故鄉四千年文物大展圖錄，頁五四，台北，中國時報系，一九九五。

【註二八三】：吳兆清，前引文，頁九四，活計檔三七—一號。

【註二八四】：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掌故叢編，頁六六—六九，台北，國風出版社，一九六四。

【註二八五】：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〇七—五〇九，總頁二八〇七—二八四四，乾、嘉、道光三朝對朝貢者的賜予；

楊仁愷：國寶沉浮錄，頁五七，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

【註二八六】：臨潢、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頁六五，京西御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三園，乾隆以來皆為遊幸之所，「至道光中，宣宗尚儉，均罷遊幸，將三園所有陳設鋪墊、文玩書畫，悉數分賜與胞弟，惇王綿愷、瑞王綿忻，惠王綿綸，蓋每府分得一園之物品。據其邸中人云：惟惇王府所得最多，皆失於庚子之變云。」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三編，冊九，台北，新興書局，一九八三；

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石渠寶笈初編著錄，宋陳容九龍圖卷，石渠寶笈續編著錄，後皆入恭親王府收藏，蓋亦為道光時由內府賞出，兩卷今歸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見K.Tomita: Portfolio of Chinese Paintings in the Boston Museum, Pl. 127, Pl. 14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孫汝梅：讀雪齋金文目手稿，記錄綿忻子瑞郡王奕誌藏器，包括玉鼎、宋公鐘、殷君彝、父辛尊、東尊、亞形小方卣、漢漁陽盤、田作盃、父己鼎等。父己鼎特別指出係道光丁未八月御賜，田作盃曾著錄於西清古鑑，亦御賜物。

【註二八七】：鈴木敬：中國繪畫總合圖錄，卷一，頁一一—一一三，A21: Freer Gallery of Art. 061, 元鄭復雷春消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郭葆昌跋，民

國三年，繆素筠女史售與郭氏。女史於光緒年間，奉召入宮，侍慈禧太后左右，研指繪事，眷遇甚隆，此卷係太后所賜。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二；

章唐容：清宮述聞，卷五，頁七，「孝欽皇后（慈禧太后）善畫花卉松石，設色工麗，內廷如意館畫工皆蘇州人，光緒間，昆明繆素筠亦工畫花卉，以醇邸薦承，直宮禁二十餘年……眷遇始終不衰。」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卷三四九—三五〇，頁四二五。

【註二八八】：Catalog of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 no.1 殷商青銅觚形酒器，具銘文，高十二英吋，光緒十三年致贈維多利亞女王，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6, (1950-51), p.79.

【註二八九】：Henri Cordier: L. Expedition de China de 1860 (Paris: Alcan, 1906), Chap. XX, pp.349-352, 提到英將 General Hope Grant 與英公使，法將孟托邦等人領頭的野蠻行徑，不但肆意搶劫文物，於藝術，考古上有價值的物品及珍寶，更焚毀圓明園這片最富麗壯觀的建築。英國軍醫 D.F. Rennie: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China and Japan (London, Murray, 1864) P.216; Henry Knollys Comp: Incidents in China War of 1860, (Edinburgh, Blackwood and Sons, 1875) Chap. VII, pp.190-227 (此人乃英皇家砲兵隊長，根據 General Grant 私人日記所輯)。以上資料轉引自劉鳳翰：圓明園興亡史，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三；

Lawton, Thomas: An Imperial Legacy Revised: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Qing Palace Collection, pp.56-78, Asian Art, Fall/Winter 1987-88 Arthur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月摺檔，同治二年二月上（一八六三），頁二七一—二七三，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詹事府詹事殷兆鏞在同治元年奏陳在籍聞見情形，據俞斌稱咸豐十一年春間（一八六一），風聞法國翻譯官李梅收存顏真卿墨蹟，且有乾隆御筆題跋，非尋常珍玩可比。乃以五百兩買詩卷墨蹟。

【註二九〇】：侯錦郎、畢梅雪：木蘭圖，頁一三三，註二：一九三二年，胡雷將軍 (General Henri Nicolas Frey) 贈送四卷清宮御製長卷，包括木蘭圖、哈薩克呈馬圖、康熙南巡圖、乾隆親耕圖給法國政府。此乃由中國掠奪而來。另外法境內還有四卷康熙及乾隆南巡圖，皆是戰爭掠奪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叢刊，一九八二。

【註二九一】：轉引自鄧之誠：骨董瑣記，卷四，庚子所失法物圖書。骨董瑣記·續記·三記，頁一二—二三，台北中國書堂，一九七二。

【註二九二】：陶湘：故宮殿本書庫存目，頁三，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一九三三。

【註二九三】：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頁九四，「民國十二年六月，中正殿的大火，據說是因為溥儀要清理該處的古物，太監畏罪放火，該處寶藏，同付焚如。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調查時，在外東路頤和軒的井裡，還發現幾件名貴的瓷器，一定是太監盜竊出來，……」；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一四七—一四八，北京：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五。

【註二九四】：張萬里：汝窯研究，頁六一，註二：民國十二年六月廿六日晚，建福宮被焚，大量寶物損毀，事後據內務府報告，焚毀歷代文物六六四三件（包括自周至元銅、玉、瓷器四三五件）。獲保全者三八七件，內有汝窯碟三件。故宮季刊，卷一，一期（一九六六）。

【註二九五】：溥儀，前引書，頁六九。

【註二九六】：溥儀，前引書，頁一二七。

【註二九七】：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已佚書籍畫目錄四種，北京，一九二六年油印本，一九五四年莊尚嚴依式抄寫油印本；

吳瀛：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李宗侗序，頁二，溥儀出宮後，「第四或第五天，溥儀要求取行李，就在鋪蓋中暗藏三希堂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真跡，當即被委員會扣留。」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七一。

【註二九八】：張光遠：西周重器毛公鼎，頁五〇—五九，故宮季刊，卷七，二期（一九七二），毛公鼎於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出土於陝西岐山，後歸濰縣陳介祺所有，寶物流轉，宣統二年再歸端方，歸葉恭綽、歸陳詠仁，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陳詠仁將鼎獻出。

【註二九九】：譚旦岡：前引書，頁三三四—三三八，日本歸還我國無主古物，共六批。

【註三〇〇】：宋史，卷一〇四，頁二—三，太平興國中，有得唐玄宗社首玉冊、蒼璧、令瘞於舊所，其前代封禪壇址，摧圯者，命修完工……「百衲本廿四史冊廿六，頁二〇一九三—二〇一九四；

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一，骨董瑣記·續記，三記，頁二八三，台北，中國書堂，一九七二；

那志良：唐玄宗及宋真宗禪地祇玉冊，頁一三—二七，故宮季刊，卷六，二期（一九七一）

【註三〇一】：江兆申：朱晦翁書易繫辭，羅振玉跋曰易繫辭乃道光間，宣宗賜給奕訢的。民國二年羅振玉住在日本，適逢恭王府經濟拮据，就由宗室寶熙仲介，將易繫辭讓給了羅振玉。故宮文物月刊，三九期（一九八六，六），頁六五。

【註三〇二】：江兆申：蘇東坡寒食帖，故宮文物月刊，八五期（一九九〇，四），頁一〇—一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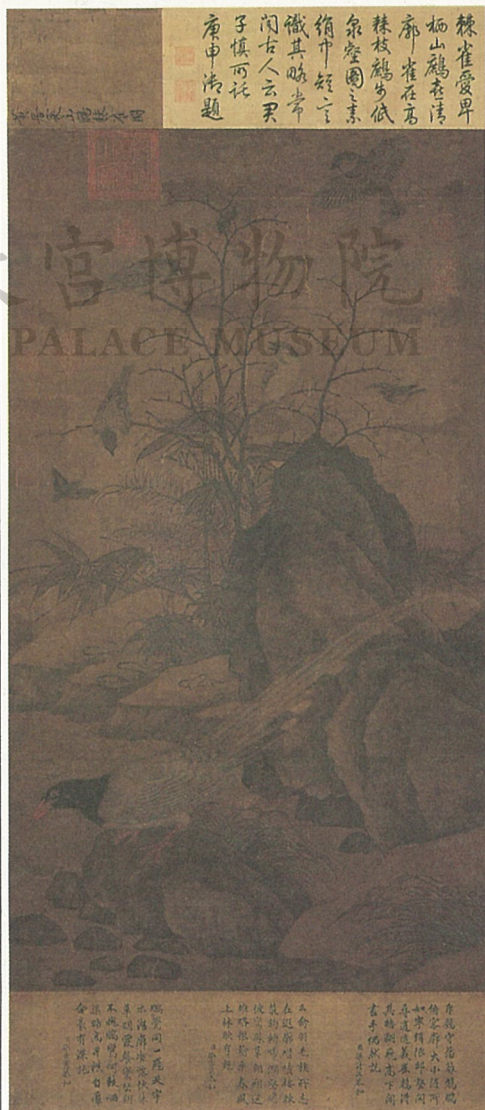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四) 宋徽宗像



(圖三) 故宮書畫，皆在
裱綾上鈐印「教育部點驗
之章」，原寸長三・八公
分，寬二・六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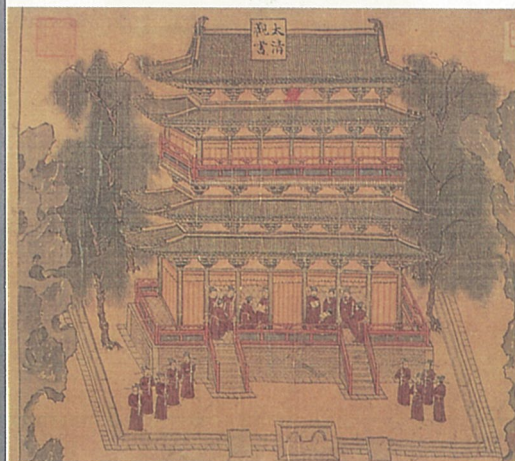
(圖六) 宋黃居寀 山鷗棘雀圖



(圖五) 宋徽宗 蠟梅山禽圖



(圖一一) 宋政和六年鼎



(圖一〇) 宋景德四圖之一 太清觀書



(圖一三) 宋 夷則鐘



(圖一二) 宋 蕤賓鐘



(圖七) 明洪武「典禮紀察司印」半印



(圖一五) 宋仁宗像



(圖一四) 宋馬麟 夏禹像



(圖一六) 宋仁宗皇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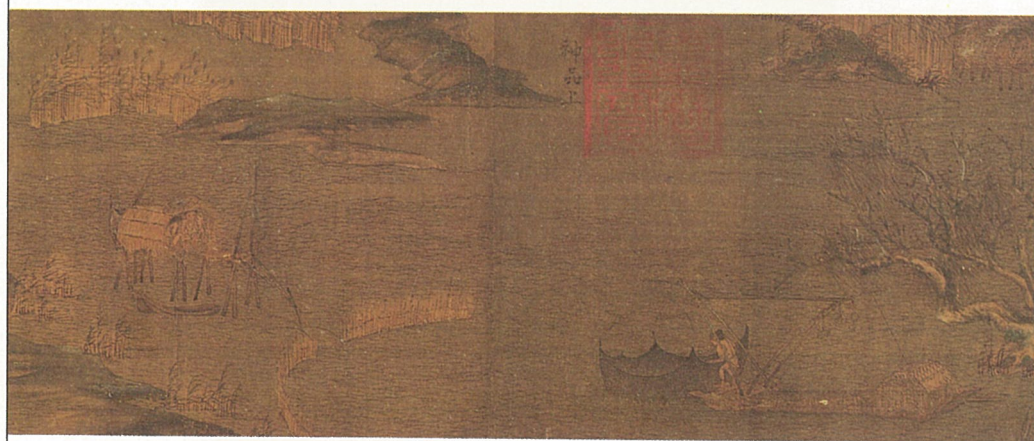
(圖一七) 宋 汝窯瓷器



(圖一八) 宋真宗皇后像



(圖一九) 元文宗像



(圖二〇) 五代趙幹 江行初雪圖卷 元文宗評等為神品上，旁鈐印「天曆之寶」



(圖二三) 明永樂宣德時期 青花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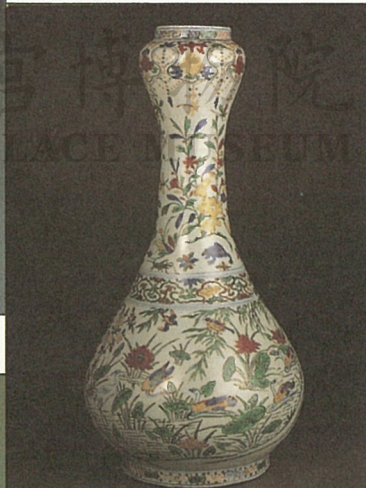
(圖二四) 明成化 鬥彩瓷器



(圖二七) 明嘉靖 剔彩九龍盤



(圖二二) 元世祖皇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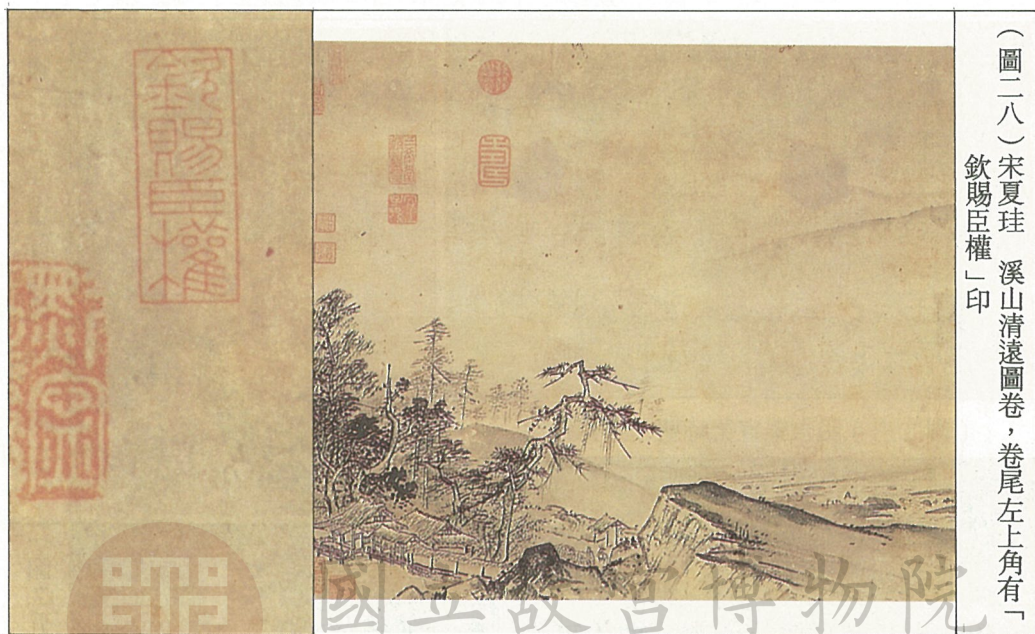


(圖二五) 明萬曆 五彩花鳥蒜頭瓶



(圖二六) 明永樂 剔紅花卉錐把瓶

(圖二八) 宋夏珪 溪山清遠圖卷，卷尾左上角有「欽賜臣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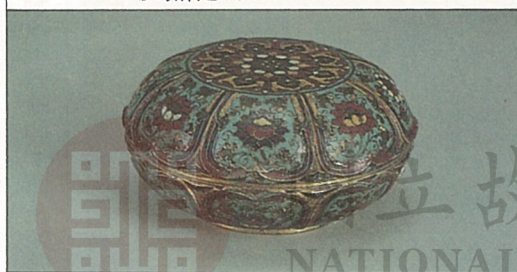
(圖三〇) 明憲宗題 宋人 子母雞圖



(圖二九) 明宣宗 花下狸奴圖



(圖三三) 清康熙 松花石硯，蓋上飾玻璃及魚化石



(圖三四) 明景泰 掐絲琺瑯番蓮盒



(圖三五) 清康熙
梅紋爐

掐絲琺瑯冰



(圖三六) 清康熙
形盤

畫琺瑯葵花



(圖三一) 明董其昌 夏木垂陰圖



(圖四三) 清乾隆 霽青描金游魚轉心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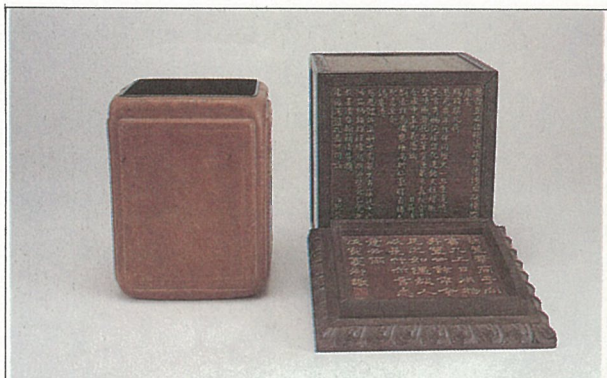
(圖四〇) 清康熙 紅釉罍



(圖四一) 清康熙 琺瑯彩瓷牡丹紋碗



(圖四四) 清 唐英督造下生產的瓷器



(圖四五) 清康熙 葫蘆方筆筒



(圖四二) 清雍正 琺瑯彩瓷竹雀
圖酒鍾



(圖四七) 清乾隆皇帝御筆 煙波釣艇圖



(圖四六) 清乾隆皇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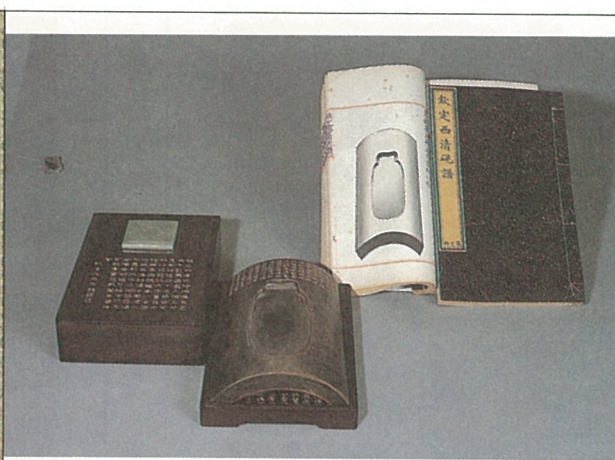


明宣德霽靑紅碗
高二寸五分深二寸
口徑五寸四分有足
底有楷書大明宣德
年製暗款是器紅色
鮮明線口勻淨釉水
瑩厚作橘皮紋乃霽
紅之佳者

(圖四九) 清乾隆 精陶韞古冊頁之
3 宣德霽紅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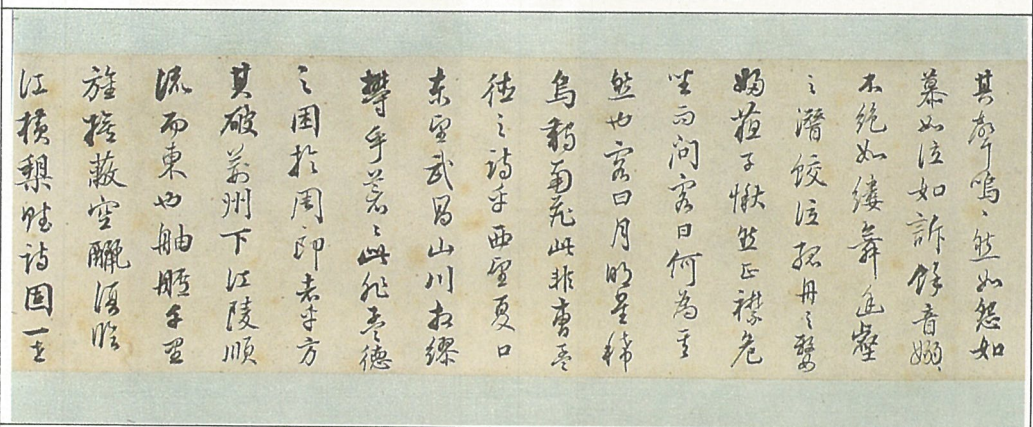
(圖五〇) 清乾隆 陶瓷譜冊頁之1
宋汝窑蟠龍洗



(圖四八) 清乾隆 門應詔繪西清硯譜



(圖五一) 清乾隆皇帝御筆 文淵閣記



(圖五三) 清張照 臨蘇軾赤壁賦

(圖五二) 清 郎世寧 聚瑞圖



(圖五五) 清 董邦達 翠巖紅樹



(圖五四) 清 鄒一桂 畫花卉



(圖六一) 清 翠玉白菜





(圖六五) 清康熙、乾隆畫琺瑯團花香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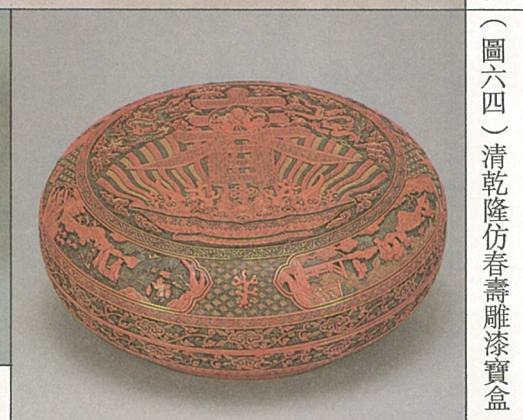
(圖六〇) 痕都斯坦 青玉金花盤



(圖六二) 清乾隆 多寶格



(圖六三) 明嘉靖 春壽雕漆寶盒



(圖六四) 清乾隆仿春壽雕漆寶盒



(圖六六) 清乾隆 仿法國里摩居牧羊圖小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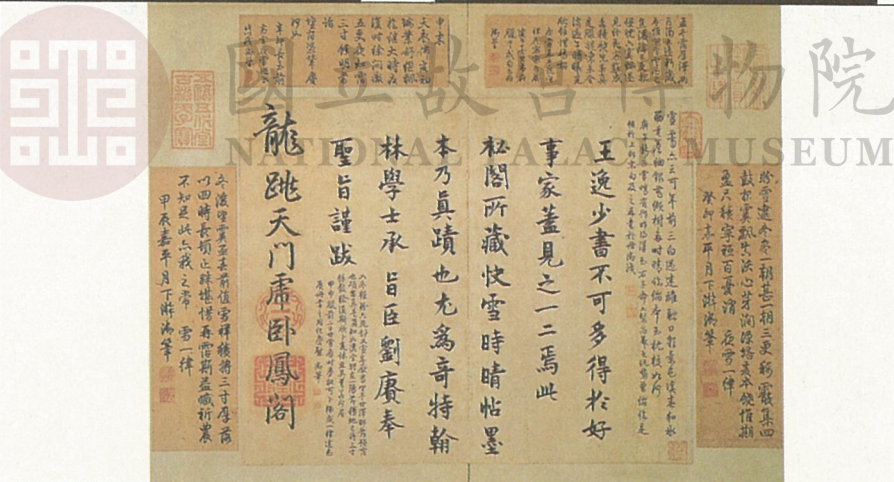
(圖六七) 班禪六世喇嘛獻入銀胎綠地內填琺瑯寶石蓋罐



(圖六八) 清乾隆 仿班禪六世喇嘛獻入琺瑯蓋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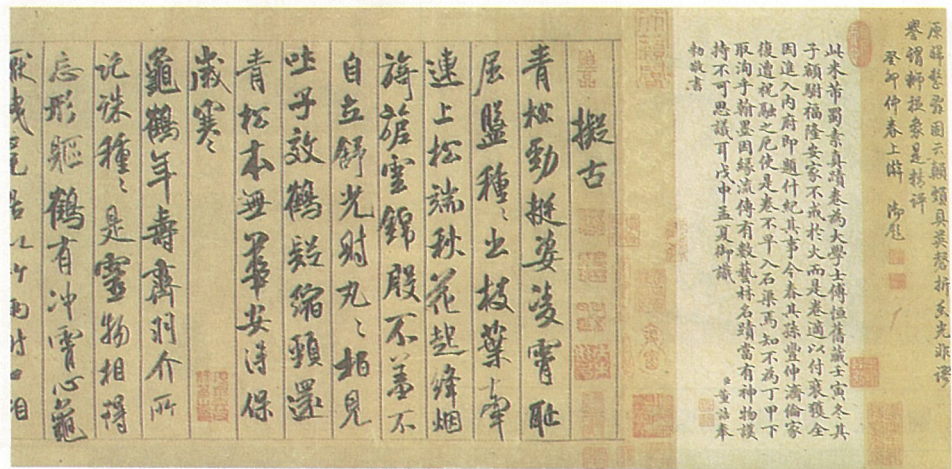


(圖六九) 晉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冊之乾隆皇帝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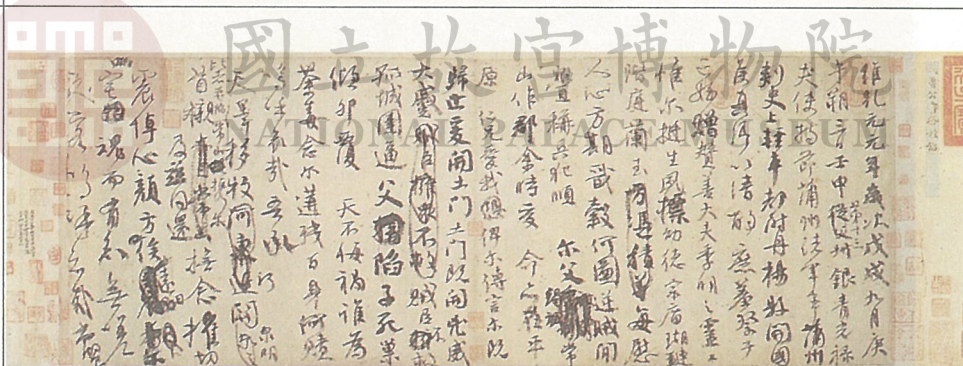


(圖七〇) 元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

(圖七一) 宋米芾 蜀素帖



(圖七二) 唐顏真卿 祭姪文稿



(圖七五) 西周 散氏盤



(圖七三) 清嘉慶皇帝像

(圖七六) 西周 毛公鼎 陳詠仁先生捐贈



(圖七九) 宋朱熹 易繫辭 林宗毅先生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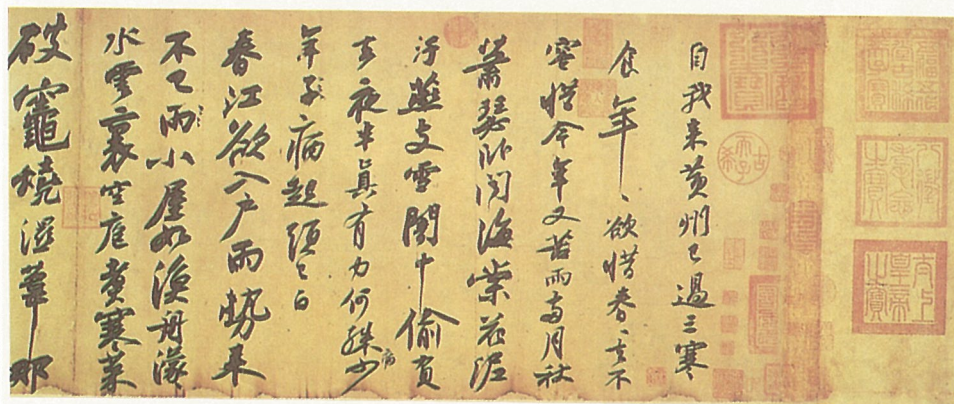
(圖七七) 唐玄宗 禪地玉冊 長二九·二公分
馬鴻逵夫人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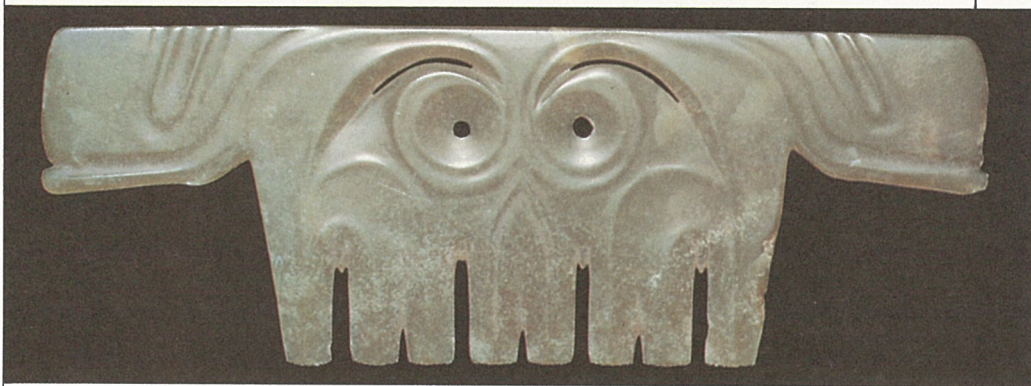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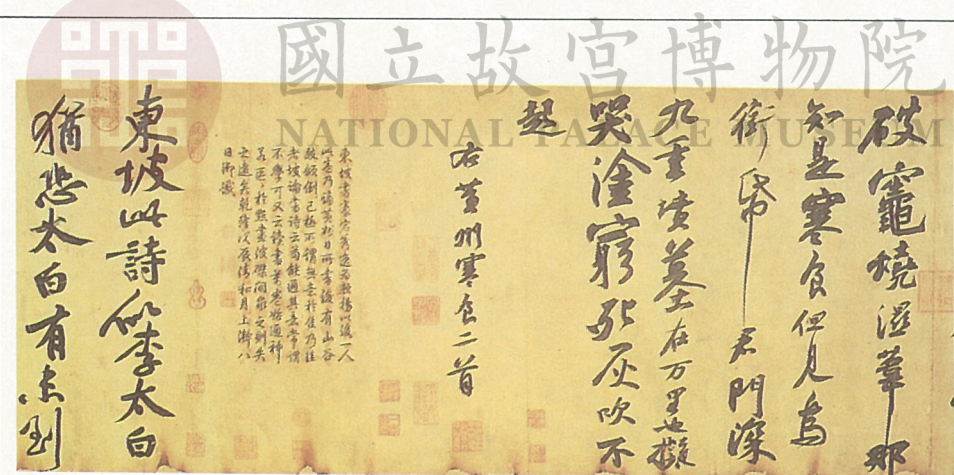
(圖七八) 宋眞宗 禪地玉冊 長二九·九公分
馬鴻逵夫人捐贈



(圖八〇) 宋蘇東坡 寒食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源流史略



(圖八一) 新石器時代 紅山文化 帶齒動物面玉飾



(圖八二) 北魏太和元年 釋迦牟尼佛坐像



(圖八) 商晚期 父癸鬲鼎



(圖九) 宋宣和博古圖錄著錄
父癸鬲鼎



(圖一) 民國十四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



(圖二) 乾隆三十四年頒賜國子監銅器十件

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敬題

中書右司員外郎
李承勳賦輿手
書

趙巖

(圖二一) 宋黃庭堅
松風閣詩卷拖尾
上之十四家題跋



(圖五七)新 嘉量



(圖三二)清康熙 皇輿全覽圖之台灣部分

清嘉量
 方斗而圓其外
 廣百九毫
 深五寸
 容如黃鐘
 律嘉量
 方寸而圓其外
 廣百六十二分
 深五寸
 容如黃鐘
 律嘉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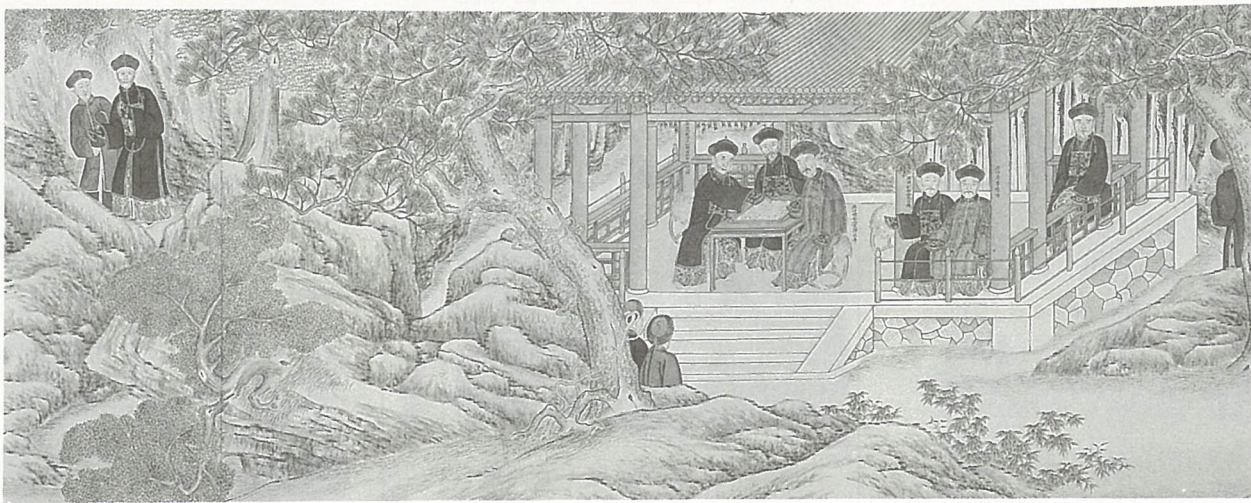
(圖五八)清張若靄 嘉量釋文



(圖七四)唐 李廷珪製墨
由畢沅貢入內府



(圖五六)清姚文瀚 乾隆皇帝鑒古圖



(圖五九) 清賈全 二十七老圖卷中鄒一桂、錢陳群像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 under the Aegis of the Ch'ing Emperors

**Lin-sheng Cha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Among the great art collections of the world,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s unique. For despite dynastic changes and military upheavals, it has managed not only to survive, indeed it has flourished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There is no other collection in the world, either private or public, that can boast such a long, albeit checkered history.

The holdings of the National Place Museum are composed pirmarily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Most of the collection was housed within the imperial city, although works were also distributed to the Shenyang Palace in Mukden, Liaoning Province, and to the Summer Mountain Retreat in Jehol. In 1912,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Ch'ing dynast dynasty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Despite their defeat, the members of the fallen Manchu ruling house receiv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continued to reside in the inner court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deed, they were treated like foreign dignitaries.

In 1914, the Bureau of Internal Affairs established the Exhibition Office of Ancient Artifacts, which began to consolidate the collections in the Shenyang Palace, the Jehol Summer Mountain Retreat, the Summer Place, in Peking, and the Ch'ing-i Garden. The office organized the ancient bronzes, paintings, calligraphy, porcelains, textiles, and imperial portraits housed in the Nan-hsun Hall and moved the entire collection to the Wen-hsun Hall and moved the entire collection to the Wen-hua and Wu-ying Halls in the outer court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 exhibition was the mounted, marking the establishmment of a public museum.

In 1924, the Secretariat, the executive governing body, ruled that the former Ch'ing emperor should vacate his quarte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Committee for the Disposition of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Possessions was also established, its primary function being to examine and recored the cultural objects of the Ch'ing imperial collection. On National Day, October 10 1925, the Palace Museum was established inside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art treasures that for centuries had been hidden in the halls and palaces of the inner court for the exclusive enjoyment of the emperors at last entered the public domain.

The present collection is based on one thousand years of Imperial Collecting. However, a great portion owes much to the three Ch'ing dynasty emperors who ruled successivel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 to the 18th cent. In shaped paper, I tried to trace how these three learned and dynamic sovereigns' tastes this the collection.

Keywords: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故宫博物院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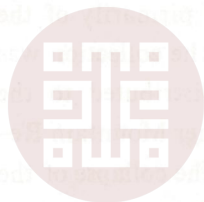
Ch'ing emperors 清帝

K'ang-hsi emperor 康熙帝

Yung-Cheng emperor 雍正帝

Chien-lung emperor 乾隆帝

Hui-tsung emperor of Sung 宋徽宗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一through八二.